



後漢孝相皇帝紀卷第二十一

素宏

建和元年春正月戊午大赦天下賜男子爵各有差
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貞婦帛人三匹二
月黃龍見譙夏四月庚寅京兆地震以定策功益封
太將軍梁冀萬戶太尉胡廣爲安樂侯司徒趙誠爲
江南侯司徒素陽爲安國侯六月太尉胡廣以病薨
光祿勳杜喬爲太尉秋七月立蠡吾侯悝爲勃海王
封少府梁不疑爲潁陽侯不疑弟蒙爲西平侯梁冀
子胡狗爲襄邑侯不疑子焉爲潁陰侯冀孫桃爲城
父侯又封中常侍劉廣等爲列侯太尉喬曰古之明
君皆以用賢賞罰爲務失國之主其朝豈無貞幹之

臣典誥之篇哉患得賢不用其謀韜書不施其教聞善不信其義聽讒不祥其理也昔桀紂之時非無先王之書折中之臣然下愚難移卒以亡國已然之鑒也陛下越從蕃王龍飛即位應天順人萬夫側望不急忠賢之賞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讒諛暴興大將軍梁冀兄弟姦邪傾動天下皆有正卯之惡未被兩觀之誅而橫見式叙各受封爵天下惆悵人神共憤非所爲賞必當功罰必有罪也夫有功而不賞則爲善失其望姦回而不誅則爲惡遂其性故陳斧鉞而民不畏刑班爵位而人不樂善苟遂斯道非徒傷治殄民爲亂而已至於喪身滅國豈不慎哉喬字叔

榮河內林廬人也少以孝悌稱歷位尚書九卿皆有名迹是時梁氏貴戚群臣莫不傾意惟喬直道而行在位者皆以爲不及也八月立皇后梁氏太后之妹也初爲蠶吾侯妃未及成禮而帝即位后入掖庭數月立爲皇后九月京師地震甘陵人劉文謀立清河王蒜爲帝蒜閉門拒文事發覺伏誅貶蒜爲尉氏侯徙桂陽郡蒜自殺冀於是誣太尉杜喬故太尉李固與文通謀喬固皆下獄固門生勃海王調等十餘人負鉄鎖詣闕理固大將軍長史吳祐傷固之枉與冀爭之冀怒不從從事中郎馬融主爲冀作章表融時在坐祐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若誅卿何

面目示天下人冀怒而起出喬固遂死獄中郡守承
旨殺之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父邵爲漢司徒固就
志於學雖三公子常自負書千里尋師親給灑掃學
行根深無所不貫四方之士自遠而來僉曰復至公
輔矣初固二子憲公季公並爲長吏聞策免皆棄官
歸固知罪之將及乃命二公將小子爨還鄉里固女
文姬涕泣曰李氏滅矣自太公已來積德累仁何故
遇此密與二公謀共逃爨室言還京師矣鄉人信之
後被郡書二公皆受害王成者固之僕隸也文姬厚
爲其資以爨屬成曰君執義於公家其日久矣是以
臨危託君以六尺之孤若李氏復存君之名義齊於
程杵富貴榮華與君同之成爲義士乃將爨往徐州
界變姓名爲酒家僕賣卜於市陰相往來會赦得免
而成病卒爨厚葬之四時祭焉爨旣歸文姬涕泣相
對因屏人而言曰先公蹇蹇爲漢忠臣雖死之日猶
生之年然梁氏久暴動協王威令弟幸全血屬豈非
天平宜杜絕衆人慎勿令斥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
連主上連主上則禍重至矣爨敬從姊言卒以獲全
爨學行才藝亞於固官至京尹卒吳祐字季英陳留
長垣人父恢南海太守欲漆簡寫尚書章句時祐年
十二諫恢曰今君逾江湖越五嶺僻在海邊風俗雖
陋然多珍玩上爲朝廷所疑下爲權豪所望此書若

成必載兼兩昔馬援以蕙苴興謗王陽以衣囊傲名
嫌疑之戒先賢所慎願君少留意矣恢笑而撫其首
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遂然其意輟而不寫祐年二
十喪父服除居無擔石之蓄不受宗人之遺牧猪長
羅澤中年四十餘乃爲郡吏舉孝廉遷膠東侯相政
尚清靜以身率下以褒賢賞善爲務吏民有以罪過
相告訴者祐輒閉閣自責良久然後問之民有詞訟
先命三老孝悌喻解之不解祐身至閭里自和之自
是之後吏民不忍欺十月司徒趙誠爲太尉司空素
湯爲司徒故太尉胡廣爲司空

二年正月甲子皇帝加徽號庚午大赦天下賜王侯

已下金帛各有差四月丙子立都鄉侯子爲平原王
五月癸丑北宮德陽殿火六月立徑城侯悝爲清河
王改清河爲甘陵七月京師大水十月長平盜賊陳
景自號爲皇帝子伏誅

三年二月己丑詔曰昔在前代封墓軾閭所以激忠
厲俗以光後昆故光祿大夫周舉性侔夷齊直同史
魚入叅讚納出司京輦有密靜之風予欽乃勲將登
三事不幸夙終朕甚惜焉詩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錫
爾祉其賜錢千萬以旌素節四月丁卯晦雨肉大如
手本志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摅時則赤祥雨肉近赤
祥也是時太后攝政梁冀專權枉誅良臣李固杜喬

天下寃之十月太尉趙誠以疾罷太尉司徒袁湯爲太尉

和平元年正月甲子大赦天下巳丑太后詔曰曩者遭家不造大禍荐臻欽惟宗廟之重社稷之大爰立明哲將即委授而東南西北醜類未賓故且總攝助理萬機今悉討除遠慕復子明辟之義其及今辰皇帝稱制二月甲寅皇太后梁氏崩三月甲午葬順烈皇后乙酉爵大將軍冀夫人爲襄城君夏五月庚辰尊嬖貴人爲孝崇皇后宮曰永樂皆如長樂宮故事以蕃后不得至京師居真定五官

元嘉元年正月癸酉大赦天下四月巳丑上微服幸

河南梁不疑府是日天大風尚書楊秉諫曰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興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乃者暴風迅疾殆必有異上天不言以災異譴告是以孔子曰迅雷風烈必有變動詩云敬天之怒不敢驅馳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清室而止自非郊廟鸞旗不駕故詩稱自郊徂宮易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未有私從意志日般遊諸臣之家降尊亂卑等威無別宿衛守空宮璽紱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臣奕世受恩得備納言又以薄學充在勸講特蒙光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敢陳其愚大將軍冀怨秉出爲扶風太守初秉侍講以經

學見重太常黃瓊以秉勸講帷幄不宜外遷留拜光祿大夫當冀之時抑而不用十月司空胡廣薨太常黃瓊爲司空十一月辛巳京師地震詔百官上封事靡有所諱獨行之士各一人安平崔寔郡舉詣公事稱病不對退而論世事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其患在世承平政漸衰而不改俗漸弊而不悟習亂安危忽不自覺或耽荒嗜欲不恤萬機或悅衆言莫知所從或見信之臣懷寵苟免或踈遠之士言以賤廢是以紀綱弛而不振智士損而不用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餘年矣政令利瀆上下懈怠風俗凋弊人民僞巧百姓囂然復思中興之功矣救世之術豈必堯舜而治哉期於紐絕拯撓去其煩惑而已是以受命之君創制改物中興之主匡時補失昔盤庚遷都以易殷民之弊周穆改刑而正天下之失俗人守古不達權變苟執所聞忽略所見焉可與論國家之事哉故言事者頗合聖聽於今須有可採輒見掎奪何者其頑士則闇於時權其達者則寡於勝負斯賈誼所以見悲於上世也雖使稷契猶不能行其志而况下斯者乎春秋之義量力而舉度德而行今已不能用三代之法故宜以霸道而理之重賞罰明法術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其理然也爲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治故德教者治世之梁肉刑法

者救亂之藥石也今以德除殘是猶梁肉治疾也欲望療除其可得乎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御安轡馬而忌其銜四牡橫馳皇路險傾必將鉗勒鞭撻以救奔敗豈暇鳴鑾從容平路哉

袁宏曰觀崔寔之言未達王霸之道也常試言之夫禮備者德成禮順者情泰德苟成故能儀刑家室化流天下禮苟順故能影響無遺翼宣風化古之聖人知人倫本乎德義萬物由乎化風陶鑄因乎所受訓導在乎對揚崇軌儀於化始必理備而居宗明恭肅以弘治則理盡而向化斯乃君臣尊卑之基而德和洽之本也是以大道之行上下順序君唱臣和其至

德風教繫乎一人政化行於四海無犯禮而王迹彰矣及哲王不存禮樂凌遲風俗自興戶皆爲政君位且猶未固而况萬物乎於斯時也臣子自盡之日將守先王之故典則元首有降替之憂欲修封域之舊職則根本無傾拔之慮故忠奮之臣推其義心不忍其事思屏王室故有自下匡上之功以卑援尊之事雖失順序之道然效忠之迹也欲齊王體則異乎承宣之美欲同之不順而終有翼戴之功故聖人因事作制以通其變而霸名生焉春秋書齊晉之功仲尼美管仲之勲所以括囊盛衰彌綸名教者也夫失仁而後義必由於仁失王而後霸而致於霸必出於忠

義誠仁之不足然未失其爲忠也推斯以觀則王霸之義於是見矣初上欲封大將軍梁冀使公卿會議其禮特進安樂侯胡廣太常羊儒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稱冀之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封以附庸司空黃瓊議曰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是以大啓土宇賜以山川郊祀天地行天子禮此百世未有唯周公宜之耳蕭何識高祖於泗上霍光輔昭宣於中興皆益戶增封以顯其功冀合食四縣賞賜皆如霍光使天下知賞必當功爵不越德冀恨之因地動策免瓊丁亥司空黃瓊以災異策免是月五色大鳥見巴氏時以爲鳳皇本志以政理衰歎梁冀專

權皆羽孽之異也

二年正月丙辰京師地震四月甲寅孝崇皇后崩帝舉哀洛陽西鄉有司奏禮爲人後制服有降公卿已下各差贈送之禮儀比恭懷皇后是時大將軍梁冀輔政偃氏無在位者八月黃龍見句陽又見允衡十月乙亥京師地震

永興元年五月丙申大赦天下十一月丁丑減天下人死罪一等民饑流亡數十萬口詔所在賑給太尉素湯致仕湯字仲河初爲陳留太守褒善叙舊以勸風俗嘗曰不值仲尼夷齊西山餓夫柳下東國默臣致聲名不泯者篇籍浸然也乃使戶曹吏追錄舊聞

以爲耆舊傳數年薨追贈特進謚曰康侯子成左中
郎將逢及隗並爲三公太常胡廣爲太尉太僕黃瓊
爲司徒

二年正月甲午大赦天下二月初聽刺史二千石三
年喪癸卯京師地震詔公卿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
諫者各一人潁川荀淑對策譏切貴幸爲梁冀所忌
出爲朗陵侯相吏民敬愛稱爲神君焉淑字季和棄
官隱居以壽終是時潁川鍾皓字季明以德行稱官
至林慮長初皓爲本郡功曹西門亭長陳寔未知名
皓獨敬異焉皓初辟公府太守問有誰可代君者皓
曰明府必欲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也自是名重

海內寔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潁川李膺
常嘆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之嫂膺之
姑也有子曰覲與膺同年而並有令名覲爲人好學
慕古有進退之行膺祖太尉脩常言覲似我家性國
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者也復以膺妹妻之覲
屢被辟命未嘗屈就膺謂覲曰孟軻以爲人無是非
之心非人也弟於是何太無皂白邪覲嘗以膺言告
人曰元禮祖父在位諸並盛又諱公之甥故得然乎
國武子好招人過以爲怨本豈其時保身全家
索宏曰鍾生之言君子之道古之善人內修諸已躬
自厚而薄責於人至其通者嘉善而矜不能其狹者

正身而不及於物若其立朝爲不得已而後明焉事
至而應之非司人之短者也如得其情猶復託以藜
蒸使過而可得悔失而自新之路長君子道廣而處
身之途全矣末世陵遲臧否聿興執銓提衡稱量天
下之人揚清激濁繩墨四海之士於是德不周而怨
有餘故君子之道亢而無必全之體小人途窮而有
害勝之心風俗凋薄大路險巇其在斯矣六月乙丑
封乳母馬惠子初爲列侯九月丁卯朔日有蝕之太
尉胡廣免司徒黃瓊爲太尉光祿勳尹頌爲司徒閏
月蜀郡盜賊李伯自稱太初皇帝伏誅

元壽元年正月戊申大赦天下二月司冀民饑人民
相食詔所在賑給各有差時梁氏威勢傾天下而上
無繼嗣災異數見潁陰人劉陶上疏曰蓋人非天地
無以寓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是故帝非民不立民
非帝不寧夫天地之與帝帝之與民猶首之與足相
湏而行混同一體自然之勢也臣竊觀之今玄象錯
度日月不明地裂川溢妖祥並興胤嗣仍絕民率流
亡昔夏癸由此而廢商辛以斯而喪若不悔寤恐懼
將無及矣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襲常存之
爵修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
天災不卒有痛於肌膚震蝕不卒有捐於已身故篋
三光之錯不畏上天之怒怡民饑之憂忽震裂之變

輕無嗣之禍殆國家之命非所以彰美祖業克保天
社者也當今忠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
命在於讒口擅閭樂以咸陽授趙高以車府夫危非
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傳說以消鼎雉之變
周宣用山甫以濟幽厲之荒竊見冀州刺史朱穆烏
相校尉李膺皆履正清修真介絕俗穆前在冀州彈
糾豪桀掃滅饕惡肅清萬里不仁者遠雖山甫不畏
強禦誠無以逾也膺前後歷職正身率下及掌戎馬
鎮撫北疆神武揚于朔州強胡懾於漢北文旣俎豆
武亦干戈功遂身退家無私積斯則中興之良佐國
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夾輔王室不合久屈聞曹委
於草莽臣恐小人道長遂成其敗犯冒天威言誠非
議知必以身脂鼎鑊爲海內先笑所學之事將復何
恨不學鬼谷之於東齊習秦儀之於周魏賈王孫於
蜀都交猗頓之貨殖如此亦可以示王室之爵置天
地之位矣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
惑矣書奏上善其言六月匈奴叛中郎將張奐擊降
之太常韓續爲司空

二年春正月初聽中常侍行三年喪七月鮮卑寇雲
中十月京師地震

三年春正月癸未大赦天下六月司徒尹頌薨司空
韓續爲司徒是時有人上書言人所以貧困者貨輕

也欲更鑄錢事下群臣及太學之士時劉陶等在太
學議曰夫讀鑄錢之詔下及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
食之人敢懸書象魏聽罪絳闕蓋以爲當今之憂不
在於此在民有饑勞之怨海內無耳目之變乃箕子
所爲佯愚而對也臣不達殷人佯愚之慮欲於不問
而言甲子之事故念生鮮死久復不敢極諫陳其要
請粗言生民之業夫食者有國之大寶生民之至貴
也竊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螳螟之口杵軸空於公
孫之衣野無青草室如懸磬所急朝夕之食所患靡
鹽之事豈謂錢之鉅薄銖兩輕重哉今議者不達農
殖之本多言鑄錢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
利將盡取者爭競故造鑄錢之端於是乎生萬人鑄
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設令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
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
猶不足無厭之求也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感天下
之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厄此猶養魚於沸鼎之中
棲鳥於烈火之上夫火土湯水魚鳥之所生用之不
時必也焦爛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群
小競逐吞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
間投斤攘臂登高大呼則愁怨之人狼跳虎駭響應
雲會八方分崩中夏魚潰雖方尺之錢不能救此若
不早寤恐將及之上從之

延嘉元年夏五月甲戌晦日有蝕之京都蝗六月大
赦天下丙戌初置博陵郡詠侍中寇榮榮恂之曾孫
辯絜自善少與人交以此見害於貴寵榮從兄子尚
益陽長公主帝又取其從孫女於後宮左右益惡之
乃陷榮以罪宗族遂免歸故郡吏持之急榮懼不免
奔闕自訟未至刺史張敬追劾榮以擅去邊有詔捕
榮榮亡命數年會赦令不得免窮困乃亡命山中上
書曰臣聞天地之於萬物也好生帝王之於萬民也
慈愛陛下統天理物作民父母自生育已上咸蒙德
澤而臣兄弟獨爲權門所嫉以臣婚姻王室謂臣將
撫其背奪其位退其身受其勢於是造作飛章被以

臣宗欲使墜於萬仞之坑踐於必死之地陛下忽慈
母之仁發投杼之怒有司承旨驅逐臣門臣輒奔走
本郡沒齒無怨臣誠恐卒爲豺狼橫見噬食故冒死
詣闕披布肝膽刺史張敬好爲諛諂張設機牢令陛
下復興雷霆之怒司隸校尉應奉河南尹何豹洛陽
令索騰三官並驅若赴讐敵威加亡罪罰及朽骨但
未掘壙出骸剖棺露齒耳殘酷之吏不顧無辜之害
欲使聖朝必加罰於臣宗是以不敢觸突天威而自
竄山林以陛下發神聖之聽啓獨見之明距讒慝之
謗絕邪巧之言救可濟之民援沒溺之命臣不意滯
怒不爲春夏息淹恚不爲順時怠布告遠邇求臣甚

切張羅海隅置置萬里逐者窮人迹追者極車軌雖
楚購伍真漢求季布無以復過也自臣遇罰以來三
蒙赦令無驗之罰足以蠲除而陛下疾臣逾深有司
咎臣甫力止則見掃滅行則爲亡虜苟生則爲窮民
殛死則爲怨鬼天廣而無以自覆地厚而無以自載
蹈陸有沈淪之憂遠巖墻有鎮壓之患精誠足以感
天而陛下不悟如臣元惡大愆足備刀鋸陛下當班
之市朝坐之王庭使三槐九棘平臣之罪無緣萬乘
之前永無見信之期也勇者不逃死智者不毀名豈
惜垂盡之命願赴湘沅之波故假湏臾之期不勝首
丘之情欲犯王怒觸帝禁伏於兩觀之下陳寫痛毒
之寃然後登金鑊入沸湯雖死而不恨悲夫久生亦
後何聊賴願陛下使臣一門頗有遺類以崇天地寬
厚之惠謹先死陳情臨章泣血上不省遂滅寇氏
素宏曰寇榮之心良可哀矣然終至滅亡者豈非命
也哉性命之致古人豈肯明之其可略言乎易稱天
之所助者信然則順之與信其天人之道乎得失存
亡斯亦性命之極也夫向之則吉背之則凶順之至
也推誠則通易慮則塞信之極也故順之與信存乎
一已者也而吉凶通塞自外而入豈非性命之理致
之由已者乎夫以六合之大萬物之衆一體之所棲
宅猶秋毫之在馬背也其所資因小許處耳而賢者

順之以通不肖者逆之以塞彼之所乘豈異塗徹哉
致之在已故禍福無門之殊應也夫松竹貞秀經寒
暑而不衰榆柳虛橈盡一時而零落此草木之性脩
短之不同者也廉潔者必有貪濁之對剛毅者必遇
強勇之敵此人事之對感時之不同者也咸自取之
豈有爲之者哉萬物之爲莫不皆然動之猶已應之
在彼猶影響形聲不可得而差者也故君子之人知
動靜爲否泰致之在已也繕性治心不敢違理知外
物之來由內而至故得失吉凶不敢怨天夫然遇泰
而不變其情遭否而不愠其心未嘗非已夫何悲哉
二年三月甲午絕刺史二千石三年喪六月鮮卑寇

遼東度遼將軍李膺擊破之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
初爲蜀郡太守威德並行後轉護烏桓校尉會匈奴
攻雲中殺略吏民膺親率步騎臨陣交戰斬首二千
級羗寇遠退邊城安靜後以公事免官天子賢劉陶
之言而嘉膺之能遷度遼將軍先時踈勒龜茲數抄
張掖酒泉雲中諸郡吏民苦之自膺在邊皆不復爲
害匈奴莎車烏孫鮮卑諸國常不賓附者聞膺威名
莫不畏服先時略取民男女皆送還塞下遷河南尹
司隸校尉膺風格秀整高自標特欲以天下風教是
非爲已任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爲登龍門七
月太尉黃瓊免太常胡廣爲太尉丙午皇后梁氏崩

乙丑葬懿獻梁皇后於是梁冀專權其同己者榮顯
違忤者劾死百僚側目莫不從命省中咳唾之音冀
必知之臺閣機事先以聞冀乃得奏御內外恐懼上
下鉗口而帝不得有所親任上既不平之矣冀以私
憾專殺議郎邴尊上益怒之是時豪貴人見幸冀嫉
其寵遣客夜盜其家欲刺貴人母母入官求哀因言
冀之罪八月癸酉上問小黃門唐衡曰左右誰與冀
不相得者衡曰單超左宦前詣河南尹不疑禮敬極
簡不疑收其兄弟送洛陽獄二人詣謝而得免徐璜
具瑗常私忿梁氏放橫口不敢言於是上呼超宦入
室上曰梁將軍兄弟專朝追脅外內公卿以下從其
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皆對誠爲國賊當誅
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何如耳上曰審然者常侍
密圖之對曰圖之易耳但恐陛下腹中狐疑上曰姦
臣脅國當伏其罪復何狐疑於是令衡呼璜瑗五人
遂於宅中定議上齧超臂出血以爲盟超等曰陛下
今計已定勿復更言恐爲人所疑丁丑冀心疑超等
使中黃門張憚入省宿以防其變瑗勅吏收憚以自
外來謀圖不輒於是帝幸前殿召公卿勒兵遣使者
收冀大將軍印綬更封北景都鄉侯黃門令瑗將虎
賁士千人與司隸共捕冀宗親洛陽獄無少長皆誅
之冀自殺追廢懿獻后爲貴人初上旣與中官成謀

乃召尚書令尹勲使任其事上素惡冀倉卒恐不能辦勲臨事明斷甚有方略冀既誅上嘉其能坐冀所連及公卿列侯校尉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冀故吏賓客免絀者二百餘人朝庭爲之一空唯光祿勲王躬廷尉邯鄲義在焉是時從禁中發使者交馳道路公卿失其度州府市朝閭里鼎沸數日乃定百姓莫不稱快冀財貨已充王府用減天下租稅之半先時立名行高節之士多遭梁冀之害免身苟容而已莫敢潔去就矣唯周協不屈其志而獨能自免於難故士以此服之也協字巨勝周舉之子玄虛養道以典墳自娛初以父任爲郎自免歸徵辟不就杜門不出十餘年及延嘉初乃開門延客遊談宴樂是秋梁冀誅而協亦病卒識者以爲知命初冀之盛也尚書陳霸上疏言其罪請誅之上不省霸知爲冀所害七日不食而死戊寅太尉胡廣司徒韓續以阿附梁冀減死一等壬午立皇后亳氏實鄧后也后即鄧香之女香則禹之孫初后母宜起於微賤間香生后後適梁紀故后冒姓梁氏紀姊子孫壽冀之妻也進后入掖庭有寵立爲皇后惡梁姓之同改爲亳氏封宣爲長安君追尊香爲車騎將軍安陽侯宣子演封南頓侯位特進后復姓鄧氏徙宣爲昆陽君演子康比陽侯賞賜巨萬封平梁冀之功也白馬令李雲上書移

副三府曰故大將軍梁冀雖持權日久今得誅之猶
召家臣殪而殺也而猥封謀臣萬戶高祖聞之得無
見非西北列將得無不事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
錯亂小人日進財貨公行政治日消是帝欲不諦乎
上得雲奏大怒送雲黃門北寺使中常侍管霸與御
史廷尉雜考之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獲罪上
書願與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廷尉奏雲不遜
欲獲抗直之名衆遠爲邀訴皆大逆不道請論如律
霸入奏上在濯龍池霸跪言曰雲野澤愚夫衆郡中
小吏出於狂慙不足加罪上謂霸曰使帝欲不諦是
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耶顧小黃門吳伉可其奏大
鴻臚陳蕃上疏救雲曰臣聞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
其意歸於憂國但違將順之禮禮譏暴諫然亦有狂
狷愚忠不顧誅族入禍者古今有之是以高祖忍周
昌不諱之言孝成皇帝赦朱雲翳領之誅二主非不
忿此二臣以忠不思難皆不罪之今日殺李雲天下
猶言陛下誅諫臣所以臣敢觸龍鱗也上不從雲衆
死獄中蕃免歸田里

素宏曰夫欲之則至仁心獨行人君之所易人臣之
所難也動而有悔希意恂制人臣之所易人君之所
難也古之君臣必觀其所易而閑其所難故上下恬
然莫不雍睦逮于末世斯道不存君臣異心上下乖

遠各行所易不顧其所難難易之事交而諫爭之議
生也夫諫之爲用政之所難者也處諫之情不同故
有三科焉推誠心言之於隱貴於誠入不求其功諫
之上也率其所見形於言色面折庭爭退無後言諫
之中也顯其所短明其不可彰君之失以爲已名諫
之下也夫不吝其過與衆攻之明君之所易庸王之
所難觸其所難暴而揚之中諫其猶致患而况下諫
乎故諫之爲道天下之難事死而爲之忠臣之所易
也古之王者辨方正位各有其事在朝者必諫在野
者不言所以明職分別親疎也忠愛心至釋來而言
者王制所不禁也無因而去處言之地難故君子罕

爲也十月行幸長安祠章陵壬寅中常侍單超爲車
騎將軍十二月西戎犯塞護羌校尉段熲討之天竺
國來獻故太尉黃瓊爲太尉光祿大夫祝恬爲司徒
詔曰太尉黃瓊清儉不撓數有忠謇加以典謀深奧
有師傅之義連在三司不阿權貴疾風知勁草朕甚
嘉焉其封瓊邠鄉侯瓊固讓不聽是時新誅梁冀天
下相望異政故瓊首爲三公多奏州縣諸不法死徒
者十餘人海內翕然副其耳目上委任之會單超等
五侯擅權瓊自度力不能制乃稱疾不朝上表曰臣
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強其政是以王者居高履
貴則以德義爲首臨危處難則以忠賢爲助故能長

守萬國保其社稷而陛下即位以來諸梁秉政宦豎
充朝富擬王公勢傾海內言之者輒族滅稱之者必
榮顯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畏禍而括囊故太尉李
固杜喬以直言干政遂見殘滅賢愚傷心故白馬令
李雲指言宦官以忠獲罪是使天下結舌以忠爲諱
也徐璜唐衡單超具瑗等於梁冀之盛苟免相連及
其當誅說以要賞陛下不復澄清善惡俱與忠臣尚
書令尹勲等並時顯封使朱紫不別粉墨雜糅所謂
消金玉於沙礫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叩心
傷陛下失賞於見誣虧爵於姦臣夫讒諛相與無高
而不升阿黨相抑無深而不淪陛下年在方剛聖慮
未衰願還旣誤之封折后族之勢夫懷寶者須世抱
璞者待時陛下誠能行臣所陳則懷寶抱璞之徒特
將竭力致身以趨聖世臣身輕任重勤不補過敢以
垂死之年陳不諱之言

三年正月丙申大赦天下丙午車騎將軍單超薨閏
月羌寇張掖護羌校尉段熲討之五月甲戌詔曰汝
南太守張彪故河南尹鮑吉與朕有潛龍之舊皆封
列侯六月辛酉司徒祝恬薨光祿勳种暘爲司徒九
月泰山盜賊羣起十二月中郎將宗資討之

後漢孝栢帝紀卷第二十一

後漢孝和皇帝紀下卷第二十二 表宏

四年春正月辛丑南宮嘉德殿火二月壬申武庫火
 夏四月甲寅河間孝王遷為王五月有星孛于大辰
 丁卯源陵長壽門火六月羌寇金城安定漢陽武威
 殺吏民中郎將皇甫規討羗大破之先是涼州刺史
 郭閎漢陽太守趙喜安定太守孫俊皆不任職倚恃
 貴戚有司不敢糾規悉條奏其罪羗人聞之翕然乃
 喜一時降者二十餘萬口徵拜議郎論功未畢常侍
 左官私求於規規執正不許官遂以餘寇不絕收規
 下獄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守闕訟規終不省規竟
 坐論會赦復徵為尚書頃之復為中郎將討梁益叛

羗有功封喜城侯固讓不受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
初譏切梁氏謝病歸教授十餘年異旣誅旬月之間
禮辟五至皆不就公車徵乃起爲太山太守規好推
賢達士太傅陳蕃太尉楊秉長樂少府李膺太守張
奐皆規所教授致顯名於世秋八月關內侯以張掖
酒泉尚書令陳蕃薦五處士曰臣聞善人者天地之
紀治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天誕俊乂
爲陛下出當輔明時左右大業者也處士豫章徐稚
彭城姜肱汝南袁闕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
著于民聽宜登論道協亮天工終能翼宣威德增光
日月者也詔公車備禮徵皆辭疾不至稚字孺子豫

章南昌人也家貧常自耕稼非其衣不服非其力不
食恭儉義讓非禮不言所居服其德化道不拾遺陳
蕃嘗爲豫章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稚爲之起旣謁而
退蕃饋之粟受而分諸鄰里舉有道起家拜太原太
守皆不就諸公所辟雖不就其有死喪者負笈徒步
千里赴弔斗酒隻雞藉以白茅酹畢便退喪主不得
知也初稚少時遊國學中江夏黃瓊教授於家故稚
從之諸訪大義瓊後仕進位至三司稚絕不復交及
瓊薨當葬稚乃往赴弔進酹哀哭而去人莫知者時
天下名士四方遠近無不會者各言聞豫章徐孺子
來何不相見推問喪宰曰頃寧有書生來邪對曰先

時有一書生來衣履薄而哭之哀不記姓字僉曰必孺子也於是推選能言語者陳留茅季偉候與相見酤酒市肉稚爲飲食季偉請國家之事稚不答更問稼穡之家稚乃答之季偉還爲諸君說之或曰孔子云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稚其失人乎郭林宗曰不如君言也孺子之爲人也清潔高廉飢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而爲季偉飲酒食肉此爲已知季偉之賢故也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何不知之乎是時宦豎專政漢室侵亂林宗周旋京師誨誘不息稚以書誠之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棲棲不遑寧處林宗感悟曰謹拜斯言以爲師

表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隱居靜處非義不行敬奉舊老訓導後進常與小弟季江俱行爲盜所劫欲殺其弟肱曰弟年稚弱父母所矜又未聘娶願自殺以濟家弟季江復言曰兄年德在前家之英俊何害之不如殺我我頑闇生無益於物沒不損於數乞自受戮以代兄命二人各爭死於路盜戢刃曰二君所謂義士棄物而去肱車中尚有數千錢在席下盜不見也使從者追以與之賊感之亦復不取肱以物已歷盜手因以付亭長委去舉有道方正皆不就袁閎字夏甫太傅安之玄孫自安至閎四世三公貴傾天下閎玄靜履真不慕榮宦身安茅茨妻子御糟糠父

後漢書卷三十一
三
爲彭城太守喪官闕兄弟五人常步行隨柩車號泣
晝夜從叔逢隗並爲公輔前後贈遺一無所受二公
忿之至於州府辟召州郡禮命皆不就韋著字休明
京兆杜陵人隱居講授不修世務李曇字子雲潁川
陽翟人少喪父事繼母繼母酷烈曇奉逾謹率妻子
執勤苦不以爲怨曇身耕農以奉供養得四時珍玩
未嘗不先拜而後進母鄉里有父母者宗其孝行以
爲法度徵聘不應唯以奉親爲歡夏四月戊辰虎賁
掖門火五月康陵園火武陽蠻夷反車騎將軍馮緄
討之緄上書曰夫勢得容姦伯夷可疑不得容姦盜
跖可信樂羊伐中山反而語功文侯示以謗書一篋

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曰臣聞出
郊之事將軍制之所以崇威信合事宜也即緄有嫌
不當荷任即緄無嫌義不見疑樂羊戰國陪臣猶賴
見信之主以全其功況唐虞之朝而有猜嫌之事哉
緄設虛端以自阻衛爲臣不忠帝寢其奏穆又上書
言漢故事中常侍或用士人建武已來乃悉用宦者
延平已來寢益貴盛假貂璫之飾任常伯之職天朝
政事一更其手權傾天下竊逼人王子弟親戚並荷
職任放濫驕逸莫能禁御無行之徒媚求官爵恃勢
驕寵漁食百姓臣以爲可皆遣罷率由舊章博選天
下清純之士達國體者以補其虛即陛下可爲堯舜

之君衆僚皆爲稷卨之臣矣上不從穆後復見口陳
奏上不悅穆伏不起左右叱穆出於是宦者更共稱
詔以詰讓穆憤激發疽而卒公卿以穆立節忠清守
死善道宜蒙旌寵以勸忠勤乃追贈益州刺史穆字
公叔南陽宛人初爲冀州刺史始濟河長吏解印去
者四十餘人中常侍趙忠喪父殮爲璵璠玉匣穆下
郡考正乃至發墓視屍其家稱寃自訴穆坐徵詣廷
尉髡輸左校後得原歸家頃之朝臣多爲穆怨由是
徵命議郎尚書十一月武陵蠻夷降

六年春正月戊午司徒种暲薨大鴻臚許栩爲司徒
暲字景伯河南洛陽人父早亡有財三千萬暲皆以
賑鄉里貧者當時豪貴莫不遂識知之年四十四縣
始召爲門下吏時河南尹田歆外生王湛名知人歆
謂之曰河南當舉六孝廉皆得貴人書命不宜相違
欲以五副之自舉一清名堪成就者上以報國下以
託子孫汝助我索之湛荅曰知臣莫若君君爲二千
石當清察郡中詢于賢良湛安得知之歆曰郡中所
送固凡庸耳欲因汝之明狀人之所不知而有奇者
耳明日湛東出送客駐車太陽郭裏見暲還語歆曰
爲君得孝廉矣問爲山澤荅曰洛陽門下吏也歆笑
曰當得隱滯之吏乃洛陽夫耶荅曰夫異士不居山
谷但其居處異耳德未必有也處人間而有異而人

不知已獨知之乃竒耳若不相信可召而與之言歆
便於府召見於庭中詰問職事長吏所施行髡分別
具對皆有條理乃署主簿功曹舉孝廉由是知名二
月戊戌大赦天下夏四月辛亥康陵東署大火秋七
月甲午平陵園寢火十月上廣城校獵光祿勳陳蕃
上書諫曰臣聞人主有事於苑囿唯西郊順時講武
以殺屬助祭盡孝敬之道也違是則爲逸遊肆樂情
意故臯陶誠舜曰無敢遊逸周公誠成王曰無盤遊
于田虞舜成王猶有此誠況德不及二主者哉當今
兵戎未戢是陛下焦心坐而待旦之時也而不以是
乃揚旌旗之耀騁輿馬之觀非聖賢卹民之意者也

上不納

七年春二月太尉黃瓊薨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清
貞守正進止必以禮居宰相位廉平公正數納讜言
爲朝廷所重上亦愍惜焉贈車騎將軍邠鄉侯印綬
謚曰昭侯有孫曰琬三月癸亥殞石于右扶風太常
楊秉爲太尉是時中常侍侯覽具瑗驕縱最甚選舉
不實政以賄成秉奏覽等佞諂便僻竊國權柄召樹
姦黨賊害忠良請免官理罪奏尚書詰掾曰夫設官
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御史察內今越左右何所
依據其開公具對秉便對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鄧
通失禮申屠嘉召而責讓文帝從而請之漢故事三

公鼎司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上不得已乃免覽官
瑗削國事於是奏免刺史郡守已下六十餘人皆民
之蠹也夏四月乙丑封皇后弟鄧庾爲育陽侯秋九
月武陵蠻夷叛寇掠數郡荊州刺史度尚討之將戰
召尚洽中別駕曰今後無轉輸前有強敵吏士捷獲
也多緩之則不肯力戰急之則事情切迫潛有逃竄
今與諸君俱處虎口勝則功成敗則無餘爲之奈何
諸從事者莫知所出尚宣言曰今兵實少未可進當
復湏諸郡兵至且各休息聽其射獵軍中喜踊大小
皆出尚密呼所親燔其積聚獵者還莫不涕泣尚使
人慰勞曰蠻人多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併力耳所
亡何足介意其明旦秣馬蓐食徑赴城屯賊見尚晏
然不圖其吏士憤激遂尅殄之封右尚鄉侯除一子
爲郎尚字博平山陽湖陸人也初爲上虞長糾摘姦
伏縣中謂之神明擢門下書佐朱俊謂之幹世之才
俊後顯名終如尚言縣有孝女曹娥年十四父盱溺
於江不得尸娥號慕不已遂赴江而死前後長吏莫
有紀者尚至官改葬娥樹碑表墓以彰孝行縣民故
洛陽市長淳于翼學問淵深大儒舊名常隱於田里
希見長吏尚徃候之晨到其門翼不即相見主簿曰
還不聽停車待之翼晡乃見尚尚宗其道德極談乃
退其優賢表善皆類此也冬十月行幸章陵祠舊宅

遂有事於陵廟戊辰行幸於雲夢臨水祠湖陽新野
公主張敬侯魯哀公廟是時勃海王悝驕慢僭侈不
奉法度見上無子陰有嗣漢之望北軍中候史弼上
疏曰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之雖隆必示之以威禮
寵之雖貴必示之以法度如是則和親之道與骨肉
之情固昔襄王恣甘昭公孝景皇帝驕梁孝王二弟
階寵卒用悖慢周有播蕩之禍漢有素盞之變竊聞
勃海王悝恃至親之屬藉偏私之愛有僭慢之心頗
不用制度外聚輕薄不逞之徒內荒酒樂出入無常
所與群居皆家之棄子朝之斥臣有口無行必有羊
勝伍被之類州司不敢彈糾傅相不能匡輔陛下寬
仁隆於友于之義不忍遏絕恐遂滋蔓爲害彌大乞
露臣奏宣示百僚使議於朝明言其失然後詔公卿
平處其法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固執然後
少有所許如是則聖主無傷親之議勃海長有享國
之祚不然懼大獄將興使者相望於道矣上以至親
不問其事弼字公謙陳留考城人歷職忠謇無所傾
撓自尚書爲平原太守詔書下諸郡察黨人時所在
怖懼皆有所舉多至數千人弼獨上言無黨人從事
主者坐問責曰詔書憎嫉黨人懇極至諸郡皆有平
原何獨無弼對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爲九壤物土不
同風俗亦異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趨諾

詔書誣陷良善平原之人皆爲黨乎從事大怒奏弼
罪以贖免遷河東太守弼初至鄉勅門下有請一無
所通常侍侯覽遣諸生齎書求假鹽稅及有所屬門
長不爲通生詐稱自言者以見弼弼怒收付獄即日
考殺之覽後以誣弼謗誹朝政徵詣廷尉論棄市平
原吏民走詣闕訟弼得減死一等刑竟歸田里後數
爲公卿所薦拜彭城相爲政務抑豪強雖有縱放然
豪右斂手小民有罪率多恩貸

八年春正月使中常侍左悺之苦祠老子始好神
仙之事勃海王悝謀反徙爲定陶王丙申晦日有蝕
之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各一人河南劉淑對曰

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夫
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通君臣通則仁義立
仁義立則陰陽和而風雨時矣夫吉凶在人水旱由
政故勢在臣下則地震坤裂下情不通則日月失明
百姓怨恨則水旱暴興主上驕盈則澤不下流由此
觀之君其綱也臣其紀也綱紀整則萬目張君臣正
則萬國理故能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兄愛弟順如此
則陰陽風雨時萬物得所矣癸未廢皇后鄧氏后驕
忌喜與上所幸郭貴人更相譖訴由是故以廢憂死
親屬皆免歸本郡三月辛巳大赦天下夏四月丁巳
壞諸淫祀壬戌河水清五月丙戌太尉楊秉薨秉字

叔節少傳父業隱居教授三十餘年乃應司空之命
稍遷刺史二千石所歷皆有政迹雖三公之子經歷
州郡常布衣蔬食老而不改在公卿位朝廷每有得
失便盡心正諫退而削草雖子弟不知也秉不飲酒
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明稱嘗曰我有三不
惑財酒色有子曰賜亦顯行儒行六月匈奴寇邊郎
將度尚擊之九月京師地震冬十月丙寅太中大夫
陳蕃爲太尉蕃讓曰不僭不忘率由舊章臣不如太
常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文武兼資
折衝萬里臣不如弛刑司隸李膺上不許蕃又上書
曰臣聞昔齊桓公任管仲將正諸侯先爲政令今寇

賊在外四肢之疾耳臣竊寢不能寐食不能飽憂陛
下內政未治忠言日踈前梁冀五侯弄權天啓陛下
收而戮之當時天下號爲小清其前監未遠旋起覆
車之軌矣往年地動日蝕火災皆陰盛之應願陛下
割塞左右豫政之原引納尚書朝省之事簡練高潔
斥退佞邪如此則天和於上地洽於下矣從陛下踐
祚已來大臣誰敢舉左右之罪往者申屠嘉召鄧通
文帝遣詣嘉府乃從而請之三公之職何所不統但
令左右驕忿欲令三公不得舉筆臣蕃今擢自閭閻
特爲陛下日月所照奈何受恩如臣而當避難苟生
不敢正言陛下雖厭臣毒言人主有自勉強奏書上

不悅愈以疾蕃辛巳立皇后竇氏初憲之誅家屬廢
為庶民武字游平少有學行常閑居大澤不交世務
諸生自遠方來授業百餘人名聞關西武生五男二
女長男紹次機次恪長女妙即后也上以武三輔大
族武有盛名后入掖庭逾月立為皇后武甚不樂輿
疾至京師拜武為特進城門校尉封槐里侯紹為虎
賁中郎將武乃稱疾篤固辭爵位勃海盜賊蓋登自
稱太上皇帝伏誅十二月使中常侍管霸之苦祀老
子

九年春正月沛國盜賊戴異自稱上皇帝伏誅辛酉
太常胡廣為司徒三月辛巳京師夜有火光轉相驚

譟夏四月庚午河水清平原人襄楷詣闕上書曰臣
聞天不言者以文象設教臣竊見往年五月熒惑入
紫微犯帝座其閏月太白犯房心於占天子凶三月
洛陽城中夜無故云火光人聲正誼於占皆不出三
年天子當之春夏已來皆有繁霜皆用刑酷急不當
罪使之然也自陛下即位已來誅寇氏孫氏鄧氏其
從坐者非一李雲之死天下知其冤也自漢興已來
未有諫主被誅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昔文王能以一
妻享十子之祚今陛下宮女千人不如文王之一妻
者明刑重而無德也臣聞布穀聞於孟夏蟋蟀吟於
始秋物有微而至信人有賤而必忠臣雖極賤思効

愚誠願賜清閑極盡所言上即詔尚書召問措曰臣聞古者本無宦臣孝武末春秋高數遊後宮始置之耳後稍見任至孝順帝時遂益昌熾也按天市內宦者四星不在太微中而在市中明宦者但當侍坐得預內令乃處古常伯之位決謀於中傾動內外恐非天意也天子以措章及對下有司尚書奏自古有宦者之官非近世所置漢初張澤爲大謁者佐絳侯孝文使趙談參乘而子孫昌盛今措不陳損益而務析言破律違背經義僞託神靈於是論措司寇戊寅特進竇武爲大將軍武移病洛陽都亭固讓至于數十詔公車勿復通章武惶恐不得已就職在公肅而不猛其所交友若陳仲舉李元禮等皆爲之論議而訪政事焉妻子惡衣食車馬苟全而已卑身正己率宗族內外僮僕莫敢違法者六月庚午祀老子濯龍中用夜郊而樂鮮卑烏孫寇邊匈奴中郎將張奐擊降之自是宦者專權在位子弟親屬及苟進之士連結依附以取榮寵乘勢肆意陵暴天下於是善人君子懼人倫虧廢發憤忘難初陽翟令張與黃門張讓弟也多殺無辜賊餘千金李膺初爲河南尹收與考殺之尚書詰膺曰尹視事無善而多殺伐乎膺對曰昔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今臣列官已積二旬私懼稽留爲憊反獲速疾之譏膺受之

愬以關聖聽自知罪死期不旋踵然臣愚計乞留五月尅殄元惡然後退就湯鑊始生之願也上不省論輸左校頃之起家爲司隸校尉振網直繩多所摧戮河東太守單安河內太守徐盛中常侍單超徐璜之弟也憑寵干紀瀆貨害政沛國朱寓嘗爲司隸校尉奏安盛曰此等皆官豎昆叔刀鋸之餘橫蒙恩私剖符三河不能思展命力以荅天地敢張豺狼之口吞噬百姓之命罪深疊重人鬼同疾臣銜命操斤翦其兇醜輒考核賊罪事皆伏上詔安盛廷尉治罪汝南人范滂字孟博郡召爲功曹即騫衣就車急痛於時也進善退惡風教肅然即中不便者咸共疾之所舉

者謂之朋黨後爲太尉黃瓊所辟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受詔冀州百姓聞滂名其有賊汙未發者皆解印綬去滂舉刺史二千石二十餘人罪惡者皆權豪之黨也尚書詰滂曰所舉無乃猥多恐有寃疑其更詳核勿拘於前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饕穢姦罪豈以汙臣簡札臣以會日促迫故先舉所聞其未審者方當叅實以除凶類臣聞農勤於除草故穀稼豐茂忠臣務在除姦故令德道長滂覩時方艱難知其志不行乃投刺而去於是人耻懼懷謀害正矣山陽人張儉字元節以正直知州舉秀才刺史非其人謝病不起太守翟超臨郡請爲東部督郵伶解巾應

之儉舉劾中常侍侯覽前後請奪民田三百餘頃第舍十六區皆高樓四周連閣洞殿馳道周旋類於宮省豫作壽塚石椁雙闕高十餘丈以淮陵廟破人家居發掘塚墓及虜掠良人妻婦女皆應沒入儉比上書爲覽所遮截卒不得上儉行步至平陵逢覽母乘軒道從盈衢儉官屬呵不避路儉按劍怒曰何等女子干督此非賊邪使吏卒收覽母殺之追擒覽家屬賓客死者百餘人皆僵尸道路伐其園宅并埋木刊雞犬噐物悉無餘類覽素佞行稱寃於上曰母及親屬無罪橫爲儉所殘害皆大將軍竇武前太尉范滂所諷上以儉郡吏不先請奏擅殺無辜徵付廷尉詔

收儉儉乃忘命逃竄吏捕之急儉與魯國孔褒有舊後事發覺儉走至東萊李篤家督郵毛欽操兵至篤家引欽就席曰明廷何爲枉駕自屈欽曰張儉負罪入君門是以來耳篤曰儉負罪亡命篤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寧宜執之欽因起撫篤背曰遽伯玉耻獨爲君子足下爲仁義柰何獨專美邪篤曰今欲分之明廷載半去矣欽歎息而去篤道儉經北海戲子然家送入漁陽出塞得免其所經歷子然之徒皆伏誅儉親屬內外並皆滅盡於是佞幸內憾媚上思報矣初河內張成道術士也知當大赦使女殺人李膺之爲司隸收成殺之是秋覽等教成弟子

牢順上書曰司隸李膺御史中丞陳蕃汝南范滂潁川杜密南陽岑晡等相與結爲黨誹謗朝廷迫脅公卿自相薦舉三相專魯六卿分晉政在大夫春秋所譏九月詔收膺等三百餘人其逋逃不獲者懸千金以購之使者相望於道其所連及死者不可勝數而黨人之議始於此矣上使中常侍王甫治黨事太尉陳蕃曰所考者皆憂國患時當官不撓是何罪而乃爾邪不肯署名上不從遂皆下獄獄吏曰諸人入獄者當祭臯陶酒范滂曰臯陶古之直臣如滂無罪當理滂於天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聞之皆不祭膺等皆三木囊頭伏於階下王甫次在後因越前對問

曰合黨連群必有盟誓其所圖謀皆何等邪悉以情對滂曰竊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欲使善善齊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反以爲黨王甫曰卿輩皆相拔舉迭爲唇齒其不合則見排擯非黨而何滂乃仰天曰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乃陷大戮死之日願賜一畚簿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於皇天下不愧於伯夷叔齊甫爲之改容即解桎梏去囊頭尚書霍諝以爲黨事無驗表諫赦之皆歸田里滂發京師道路迎者數千人滂謂友人殷仲子黃子敬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逃歸鄉里焉陳留人夏馥字子治貧樂道而不求

當世郡內多豪族奢而薄德未嘗過門躬耕澤畔以經書自娛由是爲豪勢所非而馥志業逾固爲海內所稱諸府交辟天子玄纁徵皆不就嘗奔喪經洛陽歷太學門諸生曰此太學門也馥曰東野生希遊帝主之庭徑去不復顧卿聞而追之不得而見也黨事之興馥名在捕中馥乃髡鬚髮易姓名匿迹遠竄爲人傭賃馥弟靜駕車馬載絹餉之於滏陽縣客舍見馥顏色毀悴不能復識也聞其聲乃覺之起向之拜馥避之不與言夜至馥所呼靜語曰吾疾惡邪佞不交通以此獲罪所以不耻飢寒者求全身也柰何載禍相餉也明日各遂別去以獲免於是袁閔築室於庭日於室中東向拜母去前後門戶及母喪亦不制服位如此十五年卒以壽終是時太學生三萬餘人皆推先陳蕃李膺被服其行由是學生同聲競爲高論上議執政下譏卿士范滂岑暄之徒仰其風而扇之於是天下翕然以臧否爲談名行善惡託以謠言曰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模楷李元禮公卿以下皆畏莫不側席又爲三君八俊八顧八及之目猶古之八元八凱也陳蕃爲三君之冠王暢李膺爲八俊之首海內諸爲名節志義者皆附其風膺等雖免廢名逾盛希之者唯恐不及涉其流者時雖免黜未及家公府州郡爭禮命之申屠蟠嘗遊太學退而告人曰

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爭爲擁彗先驅卒有坑儒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居三年而滂及難

袁宏曰夫人生合天地之道感於事動性之用也故動用萬方參差百品莫不順乎道本乎情性者也是以爲道者清淨無爲少思少欲沖其心而守之雖爵以萬乘養以天下不榮也爲德者言而不華默而有信推誠而行之不愧於鬼神而况於天下乎爲仁者博施兼愛崇善濟物得其志而中心傾之然忘已以爲千載一時也爲義者潔軌迹崇名教遇其節而明之雖殺身糜軀猶未悔也故因其所弘則謂之風節其所託則謂之流自風而觀則同異之趣可得而見以流而尋則好惡之心於是乎區別是以古先哲王必節順群風而導物爲流之途而各使自盡其業故能班叙萬物之才以成務經綸王略直道而行者也中古陵遲斯道替矣上之才不能以至公御物率以所好求物下之人不能博通爲善必以合時爲貴故一方通而群方塞矣夫好惡通塞萬物之情也背異傾同世俗之心也中智且猶不免而况常人乎故欲進之士斐然向風相與矯性違真以徇一時之好故所去不必同而不敢暴則風俗遷矣春秋之時禮樂征伐霸者迭興以義相持故道德仁義之風徃徃不

絕雖文辭音制漸相祖習然憲章軌儀先王之餘也
戰國縱橫強弱相陵臣主側席憂在危亡不曠日持
以延名業之士而折節吐誠以招救溺之賓故有
開一說而饗執珪起徒步而登卿相而遊說之風盛
矣高祖之興草創大倫解赭衣而爲將相舍介冑而
居廟堂皆風雲豪傑屈起壯夫非有師友淵深可得
而觀徒以氣勇武功彰於天下而任俠之風盛矣逮
乎元成明章之間尊師稽古賓禮儒術故人重其學
各見是其業徒守一家之說以爭異同之辯而守文
之風盛矣自茲以降主失其權閣豎當朝佞邪在位
忠義之士發憤忘難以明邪正之道而肆直之風盛

矣夫排憂患釋疑慮論形勢測虛實則遊說之風有
益於時矣然猶尚譎詐明去就間君臣踈骨肉使天
下之人專俟利害弊亦大矣輕貨財重信義憂人之
急濟人之險則任俠之風有益於時矣然豎私惠要
名譽感意氣讎睚眦使天下之人輕犯叙之權弊亦
大矣執誠說修規矩責名實殊等分則守文之風有
益於時矣然立同異結朋黨信偏學誣道理使天下
之人奔走爭競弊亦大矣崇君親黨忠賢潔名行厲
風俗則肆直之風有益於時矣然定臧否窮是非觸
萬乘陵卿相使天下之人自置於必死之地弊亦大
矣古之爲政必置三公以論道德樹六卿以議庶事

百司箴規諷諫閭閻講肄以修明業於是觀行於鄉
閭察議於親隣舉禮於朝廷考績於所蒞使言足以
宣彼我而不至於辯也義足以通物心而不至於爲
佞也學足以通古今而不至於爲文也直足以明正
順而不至於爲狂也野不議朝處不談務少不論長
賤不辯貴先王之教也傳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天
下有道庶人不議此之謂矣苟失斯道庶人干政權
移於下物競所能人輕其死所以亂也至乃夏馥毀
形以免死袁閔滅禮以自全豈不哀哉時諸黃門無
功而侯者大將軍竇武上表曰陛下即位以來梁孫
鄧毫貴戚專勢侵逼公卿略驅吏民惡熟罪深或誅

滅相續以常侍黃門竊弄王命欺罔競行謗讟爭入
如忠臣李固杜喬在朝必竭忠奉之節覺其姦萌因
造妖言陷之禍門陛下不察加以大戮寃感皇天痛
入后土賢愚悲悼小大傷摧固等旣歿宦黨受封快
兇慝之心張豺狼之口天下咸言直如弦死道邊曲
如鉤封公侯謠言之作正爲於此陛下違漢舊典謂
必可行自造制度妄爵非人今朝廷日衰姦臣專政
臣恐有胡亥之難在於不久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臣
實懷愚不憚瞽言使身死名著碎體糞土薦肉狐鼠
猶生之年雖尊官厚祿不以易之也謹冒死陳得失
之要凡七十餘條伏惟陛下深思臣言東骸候誅武

數進忠言辭旨懇惻李膺等被赦由武申救之也
元康元年春正月西羌寇三輔夫餘夷王寇玄菟夏
四月中郎將張奐以南單于車兒不能治國事上言
更立左鹿蠡王都紺為單于詔曰春秋大居正車兒
一心同向化何罪而黜其遣還廷攝部落五月壬子
晦日有蝕之六月甲寅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各
一人潁川荀爽對策曰臣聞火生於木故其德孝漢
之謚帝稱孝者其義取此也故漢制使天下皆講孝
經選吏能舉孝廉蓋以孝為務也夫喪親自盡孝之
終也今二千石不得終三年喪恐非所以為孝道而
稱火德也頃者胤嗣數乏本枝不繁其咎未必不由

此往者孝文勞謙自約行過乎儉故有遺詔以日易
月此謂夷惠激俗適身而已不可貫之萬世後為嗣
德者也雖古今損益未能諒陰可存其禮以示天下
又公卿二千石皆輔主宣化政之本也而使不赴父
母之喪人義替矣春秋傳曰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
使不為民或為之是以加罰假若上之所為而民亦
為之向其化也又何誅焉假使大臣皆不行三年之
喪何以責之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可
如舊禮以美風俗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
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故夫婦之始王教
之端也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書曰釐降二女

于媯汭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婦道於虞氏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侯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諸侯也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失陽唱之義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今誠改尚主之制稱尊卑之性則嘉瑞降天吉符出地是以萬物各得其叙矣書奏爽即棄去之庚子大赦天下秋八月黃龍見巴郡初民就池浴相戲曰此中有黃龍因流行民間太守上言時史以書帝紀是時政治衰缺所居多言瑞應皆此類也本志曰瑞興非時則爲妖孽爲言雖虛此爲龍孽也冬十月壬戌南宮平城內屋壞十二月丁丑帝崩于德陽殿初河間孝王上解瀆亭侯淑淑生長長生宏帝崩無嗣大將軍竇武召御史劉儵儵盛稱宏於武武與太后定策禁中太后詔曰大行皇帝德配天地光照上下不獲胤嗣之祚早棄萬國朕憂心摧傷追覽前代法王后無適即擇賢六親考德叙才莫若解瀆亭侯宏年十有二歲然有周成之質春秋之義爲人後者爲之子其以宏爲行皇帝嗣使光祿大夫劉儵持節之國奉迎

後漢孝桓皇帝紀下卷第二十二

建寧元年春正月己亥上徵至大將軍竇武持節迎

于夏門亭庚子即皇帝位以太尉陳蕃為太傅以將

軍竇武為司徒胡廣錄尚書事詔曰太傅陳蕃輔弼

先帝出納為允謇諤之節宣于本朝朕初踐祚親授

策命忠篤之性老而彌純其封蕃為高陽侯固讓不

受章十餘上乃許三月辛丑葬孝桓皇帝于宣陵庚

素宏

午大赦天下賜男子爵孝悌力田帛各有差夏四月

甲午追尊祖解瀆亭侯淑為孝元皇帝考嗣侯萇為

孝仁皇帝妃董姬為慎園貴人戊辰以長樂衛尉王

暢為司空五月丁未朔日有蝕之六月癸巳錄定策

後漢紀卷二十三

功封竇武曹節等十一人爲列侯八月司空王暢以災異策罷宗正劉寵爲司空暢字叔茂太尉龔之子也初暢爲南陽太守設禁令明賞罰太守下車之後而故犯法者發屋伐樹塞井移竈豪強戰慄晏開早閉功曹張敞諫曰蓋聞諸經典殷湯開三面之網而四方歸仁武王除炮烙之刑而天下咸服高祖創業約法三章孝文寬刑號稱太宗若夫卓茂文翁之徒皆去嚴刻務崇溫和夫明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然後三光明於上民物和於下愚謂舜舉臯陶不仁者遠隨會爲政晉盜奔秦治民在德不在於刑暢於是崇寬慎刑旌賢表德暢以郡俗奢富欲約已以矯之

乃衣大布坐羊皮車廐馬羸弊而不改之同郡劉表時年十七從暢受學進諫曰蓋聞奢不僭上儉不逼下守道行禮貴處可否之間清不暴鱗濁不汙泥蘧伯玉耻獨爲君子府君不希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貴於世暢荅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織婦孫叔敖相楚其子披裘刈薪夫以約失之者鮮矣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雖以不德敢慕高風且以矯俗也太后新攝政政之巨細多委陳蕃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徵用天下名士叅政事於是天下英雋知其風指莫不人人延頸相望太平其後中常侍曹節與上乳母趙嬈求諂於

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蕃武每諫不許
會有日蝕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爲石顯所殺李
杜禍及妻子有一石顯望之尚爲之死況數十人邪
趙夫人旦夕亂政其患最甚蕃以餘年請爲將軍除
之因災之變以除佞臣誰曰不可武亦謀之深納蕃
言乃言之於太后曰故事內官但典門戶給事左右
而已今乃參政事貴顯朝廷父子兄弟並在列位天
下匆匆多以爲患今可悉除之太后曰此皆天所生
漢元以來世世用事國之舊典何可廢也但誅其惡
耳武性詳重疑而未決是時太白犯上將星又入太
微侍中劉瑜素善天文與蕃書曰星辰錯亂不利大

臣前所謀者事宜速斷之蕃武得書將發於是以朱
寓爲司隸校尉劉祐爲河南尹武奏收中常侍曹節
長樂食監王甫等使侍中劉瑜內其奏謀頗泄漏節
等乃竊發瑜奏且知其事節曰前先帝宮人嫁武父
子載取之各且十餘人此大罪也身自不正何以正
人中黃門朱寓曰其中放縱者罪當誅耳我曹何罪
乃與等輩十餘人結誅武等是夜矯詔以王甫爲黃
門令持節誅尚書令尹勳因共脅太后取璽綬九月
辛亥節請帝御前殿召公卿百官易拜司隸校尉河
南尹遣中謁者分守南北宮節稱詔收大將軍竇武
武不受詔與子紹將北宮二千人屯洛陽都亭太傅

陳蕃聞起兵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到承明門使者
不內曰公未被詔召何得勒兵入宮蕃曰趙鞅專兵
向宮以逐君側之惡春秋義之有使者出開門蕃到
尚書門正色曰大將軍竇武忠以衛國黃門常侍無
道欲誣忠良邪黃門王甫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
成武有何功兄弟父子並封三侯又設樂飲讌多取
掖庭宮人旬日之間資財巨萬大臣若此是爲道邪
公爲宰輔苟相阿黨復何求賊使劔士收蕃蕃聲逾
厲辭氣不撓遂送蕃北寺獄節又稱詔以少府周靜
行車騎軍與匈奴中郎將張奐王甫持節共以討武
等與武陳兵於闕下甫令其軍曰黃門常侍反逆無

道何盡隨之反乎先降有重賞中宮執勢久士皆畏
之於是免武兵數十人者各爲部歸於甫軍自旦至
食時兵降且盡武自殺紹等走靖等皆斬紹弟機親
族賓客悉誅之蕃亦被害妻子徙日南皇太后遷于
雲臺於是自公卿以下嘗爲蕃武所舉皆免官禁錮
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初袁閎爲郡功曹舉蕃以自
代曰陳蕃有匡弼之才不可久屈宜以禮致之於是
爲郡功曹舉賢良方正皆不就相帝初招延俊又徵
拜爲議郎起署爲尚書稍遷九卿初爲豫章太守獨
設一榻以候徐孺子餘人不得而接其高簡亮正皆
此類也丙辰司徒胡廣爲太傅錄尚書事司空劉寵

爲司徒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初爲會稽太守正身率下郡中大治徵入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數老父年各八十餘居若邪山下去郡十里聞寵當遷相率共往送寵人齎百錢寵見老父曰何乃自苦來邪對曰山谷鄙老生未嘗到郡縣他時吏發不去民間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吏稀至民間狗不夜吠老值聖化今聞當見棄故自力來送寵曰吾何能及公耶甚勤苦父老爲選一大錢受之故會稽號爲取一錢其清如此薄衣服弊車馬其與人交恂恂然在朝廷正色不可于以私閉門靜居不接賓客教誨子孫而已故進不見惡退無謗言封曹節十

八人爲列侯討陳竇之功也十月甲辰晦日有蝕之鮮卑犯幽州殺略吏民自此已後無歲不犯塞陳竇之誅海內寃之曹節善招禮名賢以衛其罪乃言於帝就拜姜肱爲犍爲太守韋著爲東海相招書迫切肱浮海遁逃卒不屈去著不得已遂解巾臨郡爲政任威刑妻子放恣爲受罰家所告輪輸左校刑音歸鄉里爲姦人所殺

二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迎慎國董貴人幸南宮嘉德殿二月己巳尊董貴人爲孝文皇后后置永官如優貴人之禮貴人河間人配解瀆侯萇生帝后兄子重爲五官中郎將夏四月壬辰青虵見御座殿軒

癸巳大風折木詔群臣各上封事靡有所諱議郎謝
弼上疏曰蓋聞地者女子之祥也皇太后幽隔空宮
愁感天心所致于皇太后定策帷幄援立陛下雖父
兄不軌非皇太后之罪陛下當以其誅滅之故特加
慰釋之念而反隔絕靡有朝問之禮大虧孝道不可
以示四方昔周襄王不能事母夷狄交侵天命去之
遂陵遲不復興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今以孝桓皇帝
爲父豈得不以皇太后爲母哉援神契曰天子行孝
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斥候兵革鋒起非孝無以濟之
願陛下上以堯舜爲法下以襄王爲戒無令皇后憂
愁於北宮一旦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
下乎又匈奴中郎將張奐上書曰臣聞風爲號令動
物通氣木者火之本相湏乃明地者屈伸隱顯似龍
順至爲休徵逆來爲災殃故大將軍竇武忠肅恭儉
有援立之功太傅陳蕃敦方抗直夙夜匪懈一旦被
誅天下驚怛海內喑嘿莫不哀心昔周公既薨成王
葬不具禮天乃大風偃木折樹成王發書感悟備禮
改葬天乃立反風其木樹盡起今宜改葬蕃武選其
家屬諸被禁錮一宜蠲除則災變可消昇平可致也
天子雖知奐言是然迫於節等不得從之中官惡謝
弼出爲陵府丞郡縣承旨以他罪死獄中張奐字然
明燉煌酒泉人少與安定皇甫規俱顯當世而奐又

與規善初奐爲梁冀所辟冀被誅奐廢錮衆人莫敢爲言唯規數薦奐由是爲武威太守渡遼將軍幽并清淨吏民歌之徵拜大司農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爲郎奐讓不受願徙戶華陰舊制邊民不得內徙唯奐因功得聽故奐始爲弘農人建寧初奐新至未除會陳竇之事中賞侍曹節等承制使奐率五營士圍武武自殺蕃下獄死義士以此非奐然素立清節當可否之間雖禦不敢奪也後以黨事免官禁錮河東太守董卓慕其名使兄遺奐縑百匹奐不受知卓有姦兇之心遂與絕至於朋友之饋雖車馬不辭也時被黨錮者多不守靜或徙或死唯奐杜門不出養徒

著書矣六月司徒劉寵爲太尉九月江夏丹陽蠻夷反李膺等以赦獲免而黨人之名書在王府詔書每下輒伸黨人之禁陳竇當朝後親而用之皆勤王政而盡心力拔忠賢而疾邪佞陳竇已誅中官逾專威勢旣息陳竇之黨又懼善人謀已乃諷有司奏諸鉤黨者請下州郡考治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爲鉤黨對曰鉤黨者即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爲而誅之邪對曰皆相舉群輩欲爲不軌上曰黨人而爲不軌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於是故司空王暢太常趙典大司空劉祐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尚書荀緄朱寓魏朗侍中劉淑劉瑜左中郎

將丁栩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議郎劉儒故掾范滂皆下獄誅皆民望也其餘死者百餘人天下聞之莫不垂泣

素宏曰夫稱至治者非貴其無亂貴萬物得所而不失其情也言善教者非貴其無害也貴性理不傷性命咸遂也故治之興所以道通群心在乎萬物之生也古之聖人知其如此故作爲名教平章天下天下旣寧萬物之生全也保生遂性久而安之故名教之益萬物之情大也當其治隆則資教以全生及其不足則立身以重教然則教也者存亡之所由也夫道衰則教虧幸免同乎苟生教重則道存滅身不爲徒死所以固名教也汗隆者世時之盛衰也所以亂而治理不盡世弊而教道不絕者任教之人存也夫稱誠而動以理爲心此情存乎名教者也內不忘己以爲身此利名教者也情於名教者少故道深於千載利名教者衆故道顯於當年蓋濃薄之誠異而遠近之義殊也統體而觀斯利名教之所取也鄉人謂李膺曰可逃之乎膺歎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七十禍自巳招復何避乎詔書至汝南督郵吳道悲泣不忍出縣中不知所爲范滂聞之曰督郵何泣哉此必爲吾也徑詣縣獄縣令郭揖見滂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何敢彰罪於君使禍及

老母滂與母訣曰滂承順教訓不能保全其身得下
奉亡君於九泉亦其願也母曰爾得李杜齊名吾復
何恨三君八雋之死郭泰私爲之慟曰人之云亡邦
國殄瘁漢室滅矣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泰字林
完太原介休人少孤養母年二十爲縣小吏喟然嘆
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乃言於母欲就師問母
對之曰無資奈何林宗曰無用資爲遂辭母而行至
成臯屈伯彥精廬并日而食衣不蓋形人不堪其憂
林宗不改其樂三年之後藝兼游夏同邑宋仲字雋
有高才諷書日萬言與相友善間居逍遙泰謂仲曰
蓋昔之君子會友輔仁夫周而不比群而不黨皆始
於將順終于匡救濟俗變教隆化之道也於是仰慕
仲尼俯則孟軻周流華夏採賸幽滯泰始中至京師
陳留人符融見而嘆曰高雅奇偉達見清理行不苟
合言不夸毗此異士也言之於河南尹李膺與相見
曰吾見士多矣未有如郭林宗者也其聰識通峭高
雅密博今之華夏鮮見其儔友而親之陳留人韓卓
有知人之鑒融見原以已言告之卓曰此太原士也
他日又以泰言告之卓曰四海內士也吾將見之於
是驟見泰謂融曰此子神氣沖和言合規矩高才妙
識罕見其倫陳留蒲亭亭長仇香年已長矣泰見香
在而言之明日起朝之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陳留

茅容年四十矣親耕隴畝避雨樹下衆人悉踐蹲容獨釐膝危坐泰竒其異請問舍所在因寄宿容明日殺鷄作食泰謂之爲已也容分半食毋餘半度置自與泰素飡泰曰卿賢哉遠矣郭泰猶減三牲之具以供賓旅而卿如此乃我友也起對之揖勸令學問卒成盛德嘗止陳國文孝童子魏昭求入其房供給灑掃泰曰年少當精義書曷爲來近我乎昭曰蓋聞經師易遇人師難遭故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耳泰美其言聽與共止嘗不佳夜後命昭作粥粥成進泰泰一呵之曰爲長者作粥不加意敬使不可食以杯溲地昭更爲粥重進泰復呵之如此者三昭姿無變容顏色殊悅泰曰吾始見子之面而今而後知卿心耳遂友而善之鉅鹿孟敏字叔達客居太原未有知名叔達曾至市買甌荷擔墮地徑去不顧時適遇林宗林宗異而問之甌破可惜何以不顧叔達曰甌旣已破視之無益林宗以爲有分決與之言知其德性謂必爲善士勸使讀書游學十年知名當世其宗人犯法恐至大辟父老令至縣請之叔達曰犯法當死不應死自活此明理也何請之有父老董敦之曰儻其死者此大事也柰何以宜適而不受邪叔達不得已乃行見楊氏令不言而退令曰孟徵君高雅絕世雖其不言吾爲原之矣初汝南袁闓盛名蓋世泰見

之不宿而退汝南黃憲邦邑有聲天下未重泰見之數日乃去薛恭祖曰聞足下見素奉高車不停軌鑿不輟軛從黃叔度乃彌日信宿非其望也林宗答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易挹叔度汪汪如萬頃之波澄之而不清撓之而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雖住稽留不亦可乎由是憲名重於海內初泰嘗止陳留學宮學生左原犯事斥逐泰具酒食勞原於路側謂之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大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駟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且蘧伯玉顏子淵猶有過誰能無乎慎勿恨之責躬而已或曰何爲禮慰小人泰曰諸君黜人不託以藜蒸無有掩惡含垢之義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吾懼其致害故訓之後原結客謀構已者至期曰林宗在此負其前言於是去後事發露衆人咸自以蒙更生之賜於泰泰謂濟陰黃元艾曰卿高才絕人足爲偉器然年過四十名聲著矣於此際當自匡持不然將失之矣元艾笑曰但恐才力不然至此年矣若如所勅敢自克保庶不有累也林宗曰吾言方驗卿其慎之元艾聲聞遂隆後見司徒素隗隗歎其英異曰若索女壻如此善矣有人以隗言告元艾又自生意謂之曰素公有女得無欲嫁與卿乎元艾婦夏侯氏有三便遣歸家將黜之更索隗女也夏侯氏父母曰婦人見去當分釵斷帶請

還之遂還元艾爲主人請親屬及賓客二十餘人夏侯氏便於座中攘臂大呼數元艾隱慝穢惡十五事曰吾早欲棄卿去而情所未忍耳今反黜我遂越席而去元艾諸事悉發露由此之故廢棄當世其弘明善惡皆此類也後遭母憂喪過于哀徐孺子荷擔來弔以生芻一束頓廬前旣唁而退或問此誰也林宗曰南州高士徐孺子者其人諸生吾不堪其喻也鉅鹿孫威直來弔旣而介休賈子序亦來弔林宗受之威直不辭而去門人告之林宗遣人追之曰何去之疾也威直曰君天下名士門無雜賓而受惡人之嗔誠失其所望是以去耳林宗曰宜先相問何以便去

邪鄉里賈子序者實有凶險之行爲國人所棄聞我遭喪而洗心來弔此亦未被大道之訓而有修善之志也吾故受之若其遂變化者棄捐物更爲貴用如其不然不保其往也且仲尼不逆互鄉柰何使我拒子序也子序聞之更自革修終成善人其善誘皆此類也其所提拔在無聞之中若陳元龍何伯求終成秀異者六十餘人其所臨官若陳仲弓夏子治者十餘人皆名德也石雲考從容謂宋子俊曰吾與子不及郭生譬諸由賜不敢望回也今卿言稱宋郭此河西之人疑卜商於夫子者也若遇曾參之詰何辭以對乎子俊曰魯人謂仲尼東家丘蕩蕩體大民不能

名子所明也陳子禽以子貢賢於仲尼淺見之言故
然有定邪吾嘗與杜周甫論林宗之德也清高明雅
英達瓌瑋學問淵深妙有俊才然其愷悌玄澹格量
高俊含弘博恕忠粹篤誠非今之人三代士也漢元
以來未見其匹也周甫深以爲然此乃宋仲之師表
也子何言哉於是勸林宗仕泰曰不然也吾夜觀乾
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方今卦在明夷爻
直勿用之象潛居利貞之秋也猶恐滄海橫流吾其
魚也吾將巖棲歸神咀嚼元氣以修伯陽彭祖之術
爲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者遂辭王公之命闔門教授
泰身長八尺儀貌魁岸善談論聲音如鍾宵行幽闇

必正其衣服家有書五千卷率多圖緯星曆之事與
其等類行晨則在前暮則在後所歷亭傳不處正堂
恒止逆旅之下先加糞除而後處焉及宿止冬讓溫
厚夏讓清涼如鄉里或有爾者父母諺曰欲作郭林
宗邪仇季字香智陳留考城人行至純隸鄉黨無知
者年四十召爲縣吏以科選爲蒲亭長勸耕桑合嫁
娶農事畢令子弟群居同學喪不辦者躬自助之其
孤寡貧窮令宗人相贍之其剽輕無業者宗人亦處
業之不從科者罰之以穀代公賦多少有次行之暮
月里無盜竊香初到亭民有陳元者獨與母居供養
有違毋詣香告元不孝香驚曰吁是何謂乎近日過

舍廬落整頓耕芸以時此非惡人但教化未至且婦人守寡養孤上欲激貞名於當世中欲不負於黃泉下欲育遺嗣而繼宗也此三節者婦人之妙行也母既若斯華髮矣柰何以旦之忿棄歷年之勤乎且母養人孤遺不能成濟若死者有知百歲之後當何以見亡者母涕泣而起香留爲具食囑曰歸勿復言吾方爲教之既而之田里於衆中厲言曰此里當有孝子陳元今何在衆指曰是也香起揖之孝行慰勉之謂衆曰此孝義里當見異以陳元故後諸鄉數日賁酒禮到元家上堂與相對視其食飲之具有異於他日遂復陳孝行以誘其心如是者數焉元卒爲孝子

鄉邑所稱縣表其閭丞掾致禮是時河內令王奐政尚嚴猛聞香以德化民署香主簿請與相見謂之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之得無鷹鷂之志邪香曰以鷹鷂不若鸞凰故不爲也奐謝遣曰枳棘之林非鸞所集百里非大賢之路州郡並請皆辭以疾宴居必正衣服妻子有過免冠自責妻子庭謝思過香冠妻子乃敢升堂終不加喜怒聲色妻子事之若事嚴君焉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父爲牛醫憲識度淵深時人莫得而測年十四潁川荀季和見而嘆曰足下吾之師也汝南周子居常曰吾旬月之間不見黃叔度則鄙吝之心生矣時汝南戴叔鸞者高邁之士

也當時意氣人所推服然每見憲未嘗不悵然自失
母問之曰汝何為不樂復從牛醫兒所來邪叔鸞跪
曰良每自以才能不減叔度至於面料其人瞻之在
前忽焉在後可為良之師也舉孝廉無就之意其僚
輩皆瞻望於憲以為準的於是俱到京師稱病而歸
也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少為縣吏常給廩役時縣
吏鄧邵每出候賓見寔執書立誦邵嘉之即解錄遣
使詣太學寔推純誠不厲名行然羅居老少皆親而
敬之鄉閭訟者輒求正於寔寔以理喻曲直退無怨
者皆曰寧為刑罰所及不為陳君所非寔嘗為郡功
曹中常侍侯覽屬非其人太守高倫出教教之寔固
請不可太守曰侯常侍不可違君勿言寔乃封教入
見必不得已寔請自舉之不足以陳明德退而署文
學掾於是鄉里咸以寔為失舉寔晏然自若倫去郡
故人送於傳舍乃具言其狀善稱君惡稱已陳君之
謂也由是眾談咸服焉辟黃瓊府除聞喜太丘長其
政不嚴而治百姓愛敬之長子紀字元方小子淑字
季方皆以儒業德禮稱紀子群名重魏晉文帝嘗問
群卿何如父祖群對曰臣祖寔不言而治臣父紀言
而行之至於臣群有其言而必行是歲爵號乳母趙
嬈為平氏君

三年春河內婦食夫河南人夫食婦冬濟南盜賊群

起冬十月大鴻臚喬玄爲司空

四年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大赦天下二月癸卯地震河水清三月辛酉朔日有蝕之太尉劉寵司空喬玄以災異策罷夏四月河東地裂十二處各長十餘里秋七月癸丑立皇后宋氏宋隱之從孫也以選掖庭立爲皇后父豐爲執金吾封不期侯冬十月戊午上率群臣朝皇太后于雲臺初太后有援立之功竇氏雖誅上心知之故率群臣俱朝焉黃門令董萌因上意數爲太后怨上深納之供給致養每過於別於是曹節王甫共疾萌以親附竇后謗訕永樂萌下獄死

五年春正月車駕上原陵諸侯王公王及外戚家婦女郡國計吏匈奴單于西域三十六國侍子皆會焉如會殿之儀禮樂闋百官受賜爵計吏以次嚮殿前上先帝御座具言俗善惡民所疾苦司徒掾蔡邕慨然歎曰聞古不墓祭而上陵之禮如此其備也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易奪也或曰本意云何對曰西京之時其禮不可得而聞也光武世始葬于此明帝嗣位逾年群臣朝正感先帝不復見此禮乃率公卿百僚就陵而朝焉蓋事亡如事存之意也與先帝有瓜葛之親男女畢會郡計吏各向神坐而言庶幾先帝魂神聞聽之也今者日月久遠非其

時人但見其禮不知其哀煩而不省者先帝孝思之心者也

僖平元年春三月壬戌太傅胡廣薨贈安鄉侯印綬謚曰文侯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初爲郡吏在散輩中太守法雄有子曰真善知人言於父雄曰南郡掾吏其民畧可知今當舉孝廉爲國選士不可不擇寧有其人乎雄曰未有所擬也真求與掾相見獨竒廣廣時年二十六雄舉廣爲孝廉至京師廣爲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稍遷九卿公輔屢登三事元老在位國家多難廢立邪正之間以厚重自居不能有所明然年逾八十繼母在堂朝夕定省子道不虧傍無

几杖言不稱老居喪盡禮及廣薨故吏自公卿大夫數百人皆縗絰殯泣自漢興以來未嘗有也廣所臨治無批政世爲之諺曰天下中庸有胡公此時公輔者或樹私恩爲子孫計其後累世致公卿而廣子孫無過二千石者夏四月甲午青蛇見御座詔問群臣靡有所諱光祿卿楊賜上書曰臣聞休徵則五福應咎徵則六極至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必應行而至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未形顏色則五星推移陰陽乖動以此觀之知天之與人相去不遐蛇者於洪範鱗蟲之象思心不逮之所致也不逮之効時則有龍蛇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春秋書鄭昭公

時兩蛇鬪於南門之外其後昭公殆以女敗昔周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超夫人不鳴璜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機而作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苞苴通殷湯以此自誠即濟於旱亢之災唯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抑皇后之權割豔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殷戊宋景其事甚明上深納之五月己未大赦天下常侍張樂太僕侯覽專權驕恣詔收印綬覽自殺阿黨者皆免六月癸巳皇太后竇氏崩載衣車城南市舍將殯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上曰太后親立朕身統承大業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胡可用貴人禮於是發喪成服將葬節孝以竇氏之誅不用太后禮以馮貴人祔相帝公卿莫敢諫河南尹李咸執藥上書曰臣聞禹湯聞惡是用無過桀紂聞善以亡其國中常侍曹節張諫王甫等因寵乘勢賊害忠良讒譖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虛遭無形之疊被以滔天之罪陛下不復省覽猥發雷霆之怒海內賢愚莫不痛心武以歿矣無可奈何皇太后親與孝相皇帝共奉宗廟母養蒸庶繫于天心仁風豐霈四海所宗禮爲人後者爲人之子陛下仰繼元帝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存旣未蒙顧復之報歿又不聞諒闇之哀太后未崩武先坐誅存亡各異事不相逮而志武不已欲貶太后

非崇有虞之孝昭蒸蒸之仁八方聞之莫不泣血昔
秦始皇后不謹陷幸郎吏始皇暴怒幽閉母后感茅
焦之言立駕迎母置酒作樂供養如初夫以秦后之
惡始皇之悖尚納茅焦之語不失母子之恩豈况太
后不以罪沒陛下之過有重始皇臣謹冒昧陳誠左
手賫章右手執藥詣闕自聞唯陛下揆茅焦之諫弘
始皇之寤復母子之恩崇皇太后園陵之禮上釋皇
軋震動之怒下解黎庶酸楚之情也如遂不省臣當
飲鴆自裁下覲先帝具陳得失終不爲刀鋸所裁章
省上感其言使公卿更議詔中常侍趙忠監臨議者
時衆官數百人各相顧望無敢下議廷尉陳球曰皇
太后以舊姓盛德選入椒房宜配相帝是無所疑忠
笑曰廷尉宜便下筆球遂下議曰皇太后在椒房有
聰明母儀之德遭天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
至重先帝晏駕而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
獲罪非太后意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
塚墓爲賊所掘骸骨發露與賊併尸鬼靈染汙不
宜配至尊忠省球議作色曰陳廷尉此議甚捷欲以蚩
球球曰陳竇旣寃皇太后無辜被幽臣常痛之今日
言之退而受罪乃臣宿昔之願也諸公卿皆從球議
奏御節甫復言曰竇氏罪深無以爲比上曰雖犯惡
逆後有大德於朕節甫於是不復言七月甲寅葬相

思竇皇后冬十月丁亥勃海王惔自殺初惔有罪貶
爲爽陶王惔因黃門王甫求復其國賂以租錢五十
萬相帝不豫詔復惔爲勃海王甫以爲已功趣責於
惔惔知帝意也不與甫錢由是甫謀惔大逆不道諷
司隸校尉段熲奏治其獄惔遂自殺乃自稱越王攻
破郡縣
二年春二月大赦天下夏四月司隸校尉段熲爲太
尉秋七月光祿勳楊賜爲司空
三年春二月己巳大赦天下太尉段熲以久疾策免
河南尹李咸爲太尉夏四月渤海間王子虎爲濟南
王奉孝仁皇帝祀冬十二月癸酉日有蝕之司空楊
賜以疾策免

後漢孝靈皇帝上紀卷第二十三

後漢孝靈皇帝紀中卷第二十四

袁宏

嘉平四年春三月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之前夏

五月丁卯大赦天下延陵園災冬十月改平準爲中

準使中官爲之令列爲內署令丞悉用中官初虞大

家以選入掖庭生沖帝陳夫人生質帝沖帝早崩政

在梁氏故未有謚號議郎畢整上疏曰孝沖皇帝母

虞大家質帝母陳夫人皆誕育聖明而未有謚號今

當以母氏序列于外戚雖在薨歿猶宜爵贈况二母

見存而無寵榮者乎即違母以子貴之義又不可示

以後世上感其言以虞大家爲貴人陳夫人爲孝王

妃使中常侍持節告憲懷二陵大鴻臚袁隗爲司徒

五年夏四月癸丑大赦天下五月太尉李咸久病罷
光祿劉寬爲太尉閏月永昌太守曹鸞下獄誅初鸞
上書訟黨人曰夫黨人者或者年淵德或衣冠英賢
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又被禁錮辱在泥
塗謀反大逆尚蒙赦宥黨人何罪獨不開恕乎所以
災異屢見水旱荐臻皆由於斯宜加沛然以副天心
有司奏檻車徵鸞棄市鸞年九十本郡閔其辜於是
申黨人之例父兄子弟門生故吏皆免官禁錮冬十
月司徒袁隗久病策罷隗字次陽累世三公貴傾當
時兄弟逢及隗並喜人事外結英俊內附宦官中常
侍袁朗隗之宗人用事於中以逢隗家世宰相推而

崇之以爲援故袁氏寵貴當世富侈過度自漢公族
未之有也逢兄子紹好士著名賓客輻輳紹折節下
之所擇賢愚逢子術亦任俠好士故天下好事之人
爭赴其門輜輶柴車常有千兩寵臣中官皆患之十
二月丙戌光祿大夫楊賜爲司徒是時拜爵過差游
觀無度賜歎曰吾世受國恩又備宰相安得拱默哉
復上疏曰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牧故立君長使司
牧之是以文王日夜不食以立雍熙之化頃聞拜爵
過多每被尚書劾非衆所歸或不知何人昔堯用舜
猶尚先試考績以成厥功今之所用無他名德旬月
之間累遷高位守道之徒歷載不轉勞逸無別善惡

不後漢紀卷十四
同流又聞微行數出諸苑囿觀鷹犬之勞極般游之
樂政事日墮大化陵遲忘乾乾不息忽屢省之欽哉
陛下不顧二祖之勤止追慕五宗之高蹤殆非所謂
光昭之美而欲以望太平是由曲表而求直影却行
而求反前人惟陛下絕慢游之戲念官人之重割超
越之恩慎貫魚之次以慰遐邇憤怨之望臣受恩偏
厚特忝師傅之任不敢自同凡臣括囊解咎謹自手
書早囊密上

六年春正月辛丑大赦天下二月武庫東垣自壞夏
鮮卑寇邊烏丸校尉夏育上言鮮卑仍犯塞百姓怨
苦自春以來三十餘人發請幽州諸郡兵出塞討之

時故護羌校尉田晏以他事論刑因中常侍王甫求
為將甫建議當出軍與育併力詔書遂用晏為鮮卑
中郎將與匈奴中郎將臧旻南單于三道並出時大
臣多以為不便議郎蔡邕議曰周有獫狁之役漢有
瀚海之事征罰四夷所由來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
有可否不可一也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
以分別內外異殊俗也其外則分之夷狄其內則任
之良吏後嗣遵業順奉所守苟無感國之幾豈與蟲
蠃之虜校往來之所傷哉乃欲度塞出攻雖破之不
可彌盡而本朝必為之盱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
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如使蒙死傲倖

以逆執事廝養之卒有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
猶爲大漢羞之而育欲以齊民易醜虜射乾沒以要
功就如其言猶已危矣况其得失不可知也昔朱提
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割而棄之夫恤民救急
雖成郡列縣猶尚棄之况鄣塞之外未嘗爲民居者
乎臣愚以爲宜止出攻之計今諸郡修垣屯守衝要
以堅牢不動爲務若乃守邊之術李牧發其策嚴尤
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
規臣曰可矣育下邳淮浦人以忠直稱所歷皆有名
迹八月鮮卑中郎將田晏匈奴中郎將臧旻護烏丸
校尉夏育各將步卒萬餘人擊鮮卑三軍敗績士馬
死者萬數冬十月癸丑朔日有蝕之趙相以聞京師
地震十一月太尉劉寬司空陳球以災異罷十二月
太常孟郁爲太尉太僕陳耽爲司空司徒楊賜以辟
黨人免

光和元年春二月辛亥朔日有蝕之己未京師地震
初置鴻都門生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能爲尺牘詞
賦及工書鳥篆者至數千人或出典州郡入爲尚書
侍中封賜侯爵三月癸丑光祿勳袁滂爲司徒辛未
大赦夏四月丙辰京師地震侍中寺雌鷄一身皆成
雄惟頭冠未變五月壬午無何白衣人入德陽門入
自稱梁伯夏又復曰伯夏教我上殿爲天子中黃門

相覽收之遂亡失不見蔡邕以爲類之不恭則有鷄禍頭爲元首人君之象今鷄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事而不遂之象又云成帝時男子王褒衣絳衣入宮上殿曰天帝令我居此後王莽篡位今與此成帝相似而被服不同又未入雲龍門以往方今將有王氏之謀其事不成其後張角作亂尋被誅滅是月太尉孟郁司空陳耽以災異罷太常袁豔爲司空六月丁丑温明殿庭中有黑氣長十餘丈形貌似龍詔問光祿楊賜議郎蔡邕曰祥異禍福吉凶所在以賜博學碩儒故密詔問宜極其意靡有所隱賜仰嘆曰臣每讀張禹傳何嘗不憤恚乎吾以微學

充先師之末累世見寵尚當上疏陳情況今猥見訪問乎乃手書對曰臣聞經傳所載或得神以興或得神以亡國家休明則降鑒其德邪辟昏亂則示其禍今嘉德殿所見黑氣考之經傳應虹蜺妖邪之氣不正之象也春秋讖曰天投虹蜺天下怨海內亂加四百之期亦復垂至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疑妾媵之中有因愛放縱左右嬖人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群小旬月之間並各拔擢縉紳之徒委伏猷畝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殆哉之危莫過于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脩德唯陛下慎經典之誠

圖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抑止槃游留思庶政冀天還威衆變可彌老臣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季而不盡其悽悽之心哉邕對曰天子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祆變譴責欲令人君感悟災眚之發不在于它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其爲監戒可謂切至虹蜺墮雌雞化皆婦人姦政之所致也自踐祚已來中宮無他逸寵而乳母趙婕貴重赫赫生則貲富侔於帑藏死則丘墓逾於園陵續爲永樂門吏霍玉依阻城社大爲姦猾侮惑之罪晚乃發露虹蜺集庭雌雞變化豈不爲此今者道路所言復云有程夫人者宜深以趙霍爲戒近者不治無以正遠長水校尉趙珣屯騎校尉蓋延其貴已足其富已甚當以見私之故早自引身以解易傳小人在位之咎廷尉郭舉敦龐純厚國之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有山甫之姿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剛直不曲宜爲謀主數見訪問宰臣大臣君之四體不宜復聽納小吏雕琢大臣願陛下忍而絕之思惟萬機以答天望朝廷旣自約厲左右亦宜從化天道惡滿鬼神好謙但臣愚慙感激忘身觸冒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禍願寢臣表無使臣筆所及者得佐陛下盡忠書奏趙珣程黃聞之共譖邕下獄當棄市中常侍呂

強愍邕無罪從上請邕減死罪一等徙朔方遇赦還本郡秋八月有星孛于天市冬十月太尉張顛司空袁豔久病罷太常陳球爲太尉射身校尉袁逢爲司空十一月皇后宋氏廢后無寵宮人幸姬衆共譖愬誣后以呪咀上遂收后璽綬后以憂死父母兄弟皆被誅諸常侍小黃門憐宋氏無辜乃共葬后及父母兄弟於臯門亭宋氏舊坐也丙子晦日有蝕之太尉陳球以災異罷十二月丁巳光祿勳橋玄爲太尉是歲馬生人京房易傳曰上亡太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

二年春二月丁巳司徒袁滂以災異罷大鴻臚劉郡

爲司徒滂字公熙閑之孫也純素寡欲終不言人之短當權寵之盛或以同異致禍滂獨中立於朝故愛憎不及焉乙丑太尉橋玄司空袁逢久病罷太中大夫段熲爲太尉太常張濟爲司空橋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初爲梁州刺史值梁州大饑玄開倉以廩之主者以舊典宜先表聞玄曰民以死矣廩訖乃上奏詔書以玄有汲黯憂民之心復不得以爲常玄有才明長於知人初見魏武帝於凡庸之中玄甚異之謂曰今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定也定天下者其在君乎夏四月丙戌日有蝕之辛巳太尉段熲有罪下獄誅初黃門令王甫大長秋曹節專權任勢熲阿

附甫等尚書令楊球撫髀歎曰使球爲司隸此等何得爾俄而球爲司隸既拜明日詣闕謝恩會甫沐下舍球因奏曰中常侍冠軍將軍王甫奉職多邪姦以事上其所彈糾皆由睚眦勃海之誅宋后之廢甫之罪也太尉段熲以征伐微功位極人臣不能竭忠報國而諂佞幸宜並誅戮以示海內於是收熲甫下獄球親考之甫子萌先爲司隸遷永樂少府亦併見收萌謂球曰父子今當伏誅亦以先後之義少假借老父球罵萌曰若以權勢爲官無忠等者司隸云以先後之義乎萌曰若臨於坑相濟憂汝獨不見隨吾後死邪於是球操捶杖之甫萌皆前死杖下球勅都官

從事曰先舉權貴大猾乃議其餘耳公卿豪右若袁氏兒輩從事自辯之何須校尉邪於是權門股慄京師肅然球既誅甫後欲收曹節節等不敢出沐會順帝虞貴人葬百寮會葬還入夏城門曹節見謁於道旁球大罵曰賊臣曹節節收淚於車中曰我自相食肉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語諸常侍且便入省勿過里舍也節入譖球酷暴益甚不爲百姓所安上乃徙球爲衛尉球叩頭自陳曰臣無清高之行橫蒙犬鷹之任前誅常侍王甫太尉段熲皆狐狸小醜未足以宣示天下今鴟梟翔於園林豺狼噬於圍藪臣誠耻之願追詔書叩頭殿下上呵曰衛尉拒詔邪至于再三

乃受丁酉大赦天下秋七月匈奴中郎將純修擅收
斬單于呼演更立右賢王羌深爲單于修抵罪冬十
月永樂少府陳球下獄死初球與司徒劉邵書曰公
出自宗室據台鼎之位天下所望今曹節等放縱爲
天下害而久今在左右賢兄侍中常爲節所害可表
從尚書令楊球爲司隸以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
下太平可翹足而待揚球小妻程黃女黃宮中用事
所謂程夫人也節等頗聞知乃重賂黃且迫脅之惶
怖告節等以球謀因與節讒邵於上曰邵等常與陳
竇交通又受取狼籍步兵校尉劉納永樂少府陳球
交通並通謀議上大怒策邵陳球楊球劉納皆下獄

死揚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有勇氣郡吏嘗辱球母
球合年少數十人殺吏滅其家由是知名九江山賊
起劫刺史球以太尉掾爲九江太守設方畧即時摧
破誅鋤豪強郡中累足遷甘陵相時天下旱司空張
顥奏郡守長吏嚴酷貪汙者皆罷免之球以嚴酷徵
詔書以九江時功拜議郎遷將作大匠尚書令十一
月太常楊賜爲司徒
三年春正月癸丑大赦天下夏虎見平樂觀下又見
憲陵上詔問司徒楊賜賜對曰虎者金行參代之精
狼戾之獸也今在位率多奢暴貪殘酷虐乎中郎將
張均上言曰虎見憲陵又見平樂觀下隸皆訛言也

洪範之論言之不從則毛蟲之孽虎者西方之獸爲禽剛猛強梁之物也居而穴處不可覩見今於先帝園陵爲害又言見於城下皆在位者仁恩不著有苛尅殺戮之意乎此乃大兵劇賊之徵不可不防也秋七月大長秋曹節爲車騎將軍九月辛酉日有蝕之詔羣臣上封事靡有所諱郎中審忠上書曰臣聞治國之要得賢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五臣天下治湯舉伊尹不仁者遠故太傅蕃尚書令尹勲知中官姦亂考其黨與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乃與造逆謀迫脅陛下聚會羣臣因共割裂城社以相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皮剥小民甚於狼虎多畜財貨繕治殿舍車馬服飾擬於大家羣公卿士杜口吞聲州郡承風順指故蟲蝗爲之生夷狄爲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矣故頻年日有蝕之於上地震於下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今瑀等並在左右陛下春秋富盛懼惑佞諂以作不軌願陛下留漏刻之聽以省臣表掃滅醜類以答天怒章寢有星孛于狼狽初作靈泉單圭苑司徒楊賜上書曰臣聞使者並出規度城南民田欲以爲苑者昔先王制囿裁足取牲以備三驅薪採芻牧者往焉故詩曰王在靈囿麋鹿攸伏傳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皆被其德政而樂何爲如此是六國之際取獸者有罪傷

槐者被誅孟軻謂梁惠王極陳其事先帝之制左開
洪池右作上林不儉不恭禮以合中今猥規都城之
側以畜禽獸之物非所保養民庶赤子之義築郎不
時春秋有譏盤于游田周公作戒具城外之苑以有
五六足用逞情意順四節何必變革舊制以罷民力
楚興章華郢人乖叛秦作阿房黎昨憤怨宜思夏后
卑室之意太宗露臺之費慰此下民勞止之歌上欲
止侍中任芝樂松等曰昔宣王囿五十里民以爲大
文王百里民以爲小今造二苑與百姓共之不妨於
政民蒙其澤上遂從之閏月司徒楊賜久病罷冬十
月太常陳耽爲司徒十一月立皇后何氏南陽苑人
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有寵自貴人爲皇后父真早卒
異母兄進爲河南尹進弟苗越騎校尉十二月車騎
將軍曹節罷

四年春初置駮驥殿丞領受郡國調馬而豪右辜摧
馬一匹至二百萬夏四月庚午大赦天下司徒陳耽
不堪其任罷太常袁隗爲司徒六月追爵謚皇后父
何真爲車騎將軍舞陽宣懷侯秋七月五色鳥見于
新城衆鳥隨之民謂之鳳皇九月庚寅朔日有蝕之
冬十月太尉許郁辟召錯謬罷太常楊賜爲太尉車
駕幸廣城是歲於後宮與人爲列肆販買使相偷盜
爭著進賢冠又於西園駕四驢上躬自操轡馳驅周

旋以爲歡樂於是公卿貴戚轉相放效至乘輜輶以爲騎從牙相請奪驢價與馬齊本志曰行天者莫如龍行地者莫如馬詩云四牡騤騤載是常服驢乃服重致遠野人之所用非帝王君子之所宜驂服遲鈍之蓄而今貴之天意若曰國且大亂賢愚倒植執政者皆如驢也

五年春正月辛未大赦天下二月大疫三月詔三公以謠言舉刺史二千石貪汙濁穢爲蠹害者夏旱五月庚申永樂宮署災秋七月星孛于太微

六年春三月辛未大赦天下夏爵號皇后母爲舞陽君秋金城河水溢出二十餘里

中平元年春正月鉅鹿人張角謀反初角弟良弟寶自稱大醫事善道疾病者輒跪拜首過病者頗愈轉相誑耀十餘年間弟子數十萬人周徧天下置三十六坊各有所主期三月五日起兵同時俱發角弟子濟陰人唐客上書告角天子遣使者捕角角等知事已露因晨夜勅諸坊促令起兵二月角等皆舉兵往往屯聚數十百輩大者萬餘人小者六七千人州郡倉卒失據二千石長吏皆棄城遁走京師振動角黨皆著黃巾故天下號曰黃巾賊初司徒楊賜衛尉劉寬司空張濟御史劉陶並陳角反謀宜時捕討以絕亂原上不從及角作亂天子思陶言封爲中陵侯陶

字子竒潁川潁陰人沈勇有大謀不修威儀不拘小節與人交志好不同雖富貴不顧也所行齊趣雖貧賤必尊貴之疾惡太甚以此見憎辟司徒府遷尚書侍中以數直諫爲權臣所惡徙爲京兆尹上素重陶才徵爲諫議大夫諸中官讒陶與張角通情上遂疑之收陶考黃門北寺中官諷考楚毒極至陶對使者曰朝廷前封臣云何不恒其德反用佞邪之譖臣恨不與伊呂同儔而與三人同輩今上殺忠謇之臣下有憔悴之民亦在不久然後悔於寃臣將復何逮不食而死三月戊申河南尹何進爲大將軍帥師次于都亭自函谷伊闕大谷鞬鞞盟津皆置都尉備張角

也於是考諸與角連及官省左右死者數千人上內憂黃巾問掖庭令呂強何以靜寇對曰誅左右姦猾者中常侍丁肅徐演李延趙裕郭耽朝廷五人號爲忠清誠可任用赦黨人簡選舉何憂於賊上納其言壬子大赦黨人皆除之強字漢威河南成臯人忠貞奉公不與佞倖同是時權邪怙寵政以賄成郡國貢獻皆先饋賂然後得行左右羣臣好上私禮強諫曰陛下物出天下然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皆出於民今發十而貢一費多而獻少無爲使姦吏用巧私門致富也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進入其所奉獻皆御府所有無爲使從諫之臣得自姦黷

也舊選舉委任三府尚書受奏御而已各受試用責以成功功無可察以事付尚書尚書乃覆案虛實行其罪罰於是三公每有所選叅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然猶有職廢官荒穢不治今但任尚書或有詔用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又無考課之勤陛下虛自勞苦有廢亂之負無所責也書奏上以示中常侍夏惲趙忠忠惲曰此言是也然強自負清潔常快快有外心及赦黨人中官疾之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忠惲共構會強云與黨人謀數讀霍光傳強兄弟所在亦皆貪穢上聞強讀霍光傳意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上召怒曰吾死亂兵起矣大丈夫欲

書忠國史無爲復對獄吏也遂自殺詔公卿百官出馬弩各有差中郎將盧植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雋各持節征黃巾護軍司馬傳燮討賊形勢燮上書諫曰臣聞天下之禍所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尅黃巾雖過其釁由內作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中官弄權忠臣之憂愈深耳何者夫邪正之在國猶冰炭不可同器而並存也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詞飾說共長虛僞孝子疑

於屢至市虎惑於三人陛下不詳察之臣恐白起復
賜死於杜郵而盡節効命之臣無所陳其忠矣唯陛
下察虞舜四罪之舉使讒佞受放殛之罰萬國知邪
臣之爲誅首忠正時得竭其誠則善人思進姦凶不
討而自滅矣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子之
事父焉得不盡情以言使臣伏鈇鉞之戮陛下少用
其言國之福也書奏中常侍趙忠見而怨焉夏四月
太尉楊賜以寇賊罷太僕鄧盛爲太尉司空張濟久
病免大司農張溫爲司空初賣官自關內侯以下至
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皇甫嵩朱雋連戰失利遣騎
都尉曹操將兵助嵩等五月乙卯黃巾馬元義等於

京都謀反皆伏誅皇甫嵩朱雋擊黃巾波才於潁川
大破之斬首數萬級詔行車騎將軍封都鄉侯雋西
鄉侯於是傳燮功多應封爲趙忠所譖上識燮不罪
之然不得封左中郎將盧植征張角不剋徵詣廷尉
減死罪一等中郎將董卓代植旣受命累破黃巾角
等保橫宗植圍塹修梯垂當拔之上遣小黃門左豐
觀賊形勢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從豐言於上曰廣
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上怒植遂
抵罪六月中郎將張均上書曰張角所以能興兵作
亂萬民樂附之者原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子兄弟婚
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權財利侵寃百姓百姓之寃無

告訴因起從角學道謀議不軌相聚爲賊今悉斬十
常侍懸其頭於南郊以謝天下即兵自消可一戰而
克也上以章示十常侍皆免冠頓首乞自致雒陽獄
家財助軍糧子弟爲前鋒上曰此則直狂子也十常
侍內有一人不善者耳天子使御史考諸爲角道者
御史奏均學黃巾道收均死獄中秋八月皇甫嵩擊
黃巾卜巳於東郡大破之斬首萬餘級中郎將董卓
征張角不克徵詣廷尉減死罪一等以皇甫嵩代之
朱雋攻黃巾趙弘於南陽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
奏徵雋司空張溫議曰昔秦用白起燕信樂毅亦曠
歷年載乃能剋敵雋討潁川有效引師南指方畧已
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可以少假日月責其功效上
從之詔切責雋雋懼誅乃急擊弘大破斬之封雋上
虞侯賊復以韓忠爲帥衆號十萬據宛拒雋雋兵力
不敵然欲急攻乃先結壘起土山以臨之因僞修攻
具耀兵於西南雋身自被甲將精卒乘其東北遂得
入城忠乞降議郎蔡邕司馬張超皆欲聽之雋曰兵
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有賞以
勸來者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寇降之無可勸罰之
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利則進戰鈍則降服
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勒兵攻之連戰不剋雋登土
山望之顧謂邕曰吾知之矣今外圍周固內管逼急

忠故乞降降又不受所以死戰也萬人同心猶不可當况十萬人乎其害多矣不如徹圍解弛勢當自出則意散必易破之即解圍入城忠果自出雋因自擊之大破斬忠乘勝逐北斬首萬餘級即拜雋爲車騎將軍封錢唐侯徵入爲光祿大夫冬十月皇甫嵩攻張角弟良於廣宗大破之斬首數萬級角先病死破棺戮尸拜嵩爲車騎將軍封槐里侯嵩旣破黃巾威振天下故信都令漢陽閻忠說嵩曰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而不旋踵者機也故聖人常順時而動智者必見機而發今將軍遭難得之時蹈之而不發將何以權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故有高人之功者不受庸主之賞今將軍受鈇鉞於暮春收成功於末秋兵動若神謀不再計攻堅易於折枯摧敵甚於湯雪旬月之間神兵電掃封戶刻石南面以報威振本朝聲馳海外是以羣雄迴首百姓企踵雖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身立高人之功乃北面以事庸主何以圖安也嵩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食之遇棄三分之利拒蒯通之說忽鼎峙之勢利劔揣其喉乃嘆息而悔何以見烹於女子也今主勢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麾足以震風雨叱咤足以興雷電赫然奮發因危抵頽崇恩以綏前附振武以

臨後伏徵冀方之士勒七州之衆羽檄先馳於前大軍嚮振於後蹈流漳河飲馬盟津誅中官之罪除羣怨之積如此則無交兵守無堅城不招必影從雖童兒可使奮空拳以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况厲熊羆之卒因迅風之勢哉功業已就天下已順乃請呼上帝喻以大命混齊六合南面稱制移神器於將興推亡漢於已墜實神機之至會風發之良時夫既朽不雕衰世難佐將軍雖欲委忠於難佐之朝雕朽敗之木猶逆坂走丸必不可得也方今權官羣居同惡如市上不自由政出左右庸主之下難以久居不賞之功讒人側目如不早圖後悔無及嵩懼曰黃巾小孽非秦項之敵也新結易散非我功策之能民未忘主而子欲逆求之是虛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禍非移祚之時也孰與委忠本朝雖有多讒不過放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逆節之論吾所不敢也忠知計不用乃佯狂爲巫十一月嵩又進兵擊張寶於下曲陽斬之於是黃巾悉破其餘州所誅一郡數千人十二月金城人邊章韓約反

後漢孝靈皇帝紀下卷第二十五 袁宏

中和二年春二月丁卯故太尉劉寬薨贈車騎將軍

謚曰郡烈侯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也少好學博通

群書稍遷東海南陽太守遇民如子口無惡言吏民

有罪以蒲鞭鞭之示耻辱而已其善政歸之於下有

不善輒自剋責庶民愛敬之好與諸生論議行縣使

三老學生自隨到亭傳輒復講論教化流行不嚴而

治嘗有客遣奴酤酒久而不還及其還也客不堪之

罵詈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之曰此人也罵言畜產

恐其自殺夫人欲試寬一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

婢奉肉羹一盂寬手未得持放羹衣上婢急收羹寬

言徐徐羹爛汝乎其寬裕如此內外稱爲長者上深悼之

袁宏曰在溢則激處平則恬水之性也急之則擾緩之則靜民之情也故善治水者引之使平故無衝激之患善治人者雖不爲盜終歸刻薄矣以民心爲治者下雖不時整終歸敦厚矣老子曰古之爲道者不以明民將以愚之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也羌胡寇三輔車騎將軍皇甫嵩征之已西南宮雲臺災庚戌樂城門災延及北闕嘉德殿和歡殿本志曰雲臺者乃周家之所造也圖書珍寶之所藏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夫戒若曰刑濫賞淫何以舊典爲

故焚其秘府也收天下田畝十歲以治宮室州縣送材及石貴戚緣賤買入已官皆先經貴戚然後得中宮室連年不成天下騷擾起爲盜賊司徒袁隗久病罷三月廷尉崔烈爲司徒邊章韓約寇三輔中郎將董卓副皇甫嵩討之於是關隴擾攘發役不供司徒崔烈欲棄涼州議郎傅燮進曰斬司徒天下乃安有司奏燮廷辱大臣有詔問本意對曰昔冒頓至逆也樊噲爲上將云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憤激奮勵未失臣節也不顧計之當與不當耳季布猶廷斥曰噲可斬前朝是之今涼州天下之衝要國家之蕃衛也堯舜時禹貢載之殷周之世列爲侯伯高祖平海

內使酈商別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為斷匈奴之右臂今牧御者失理使一州叛逆天下騷動陛下不安寢食烈為宰相不念思所以緝之之策乃欲棄一方萬里之士臣竊惑之左衽之虜得此地為患數世今以勁士堅甲利兵姦雄因之為亂此社稷之深憂也且無涼州則三輔危三輔危則京都薄矣若烈不知憂之是極弊也知而欲棄是不忠也二者擇而處之烈必有之遂從變議亦不罪烈由是朝廷益重燮每公卿缺議輒歸燮夏五月太尉鄧盛久病罷太僕張延為太尉六月以討張角功封中常侍張讓等十二人為列侯秋七月車騎將軍皇甫嵩征

邊章韓約無功免八月司空張溫為車騎將軍討章約九月特進臨晉侯楊賜受司空冬十月司空楊賜薨策曰司空臨晉侯賜華嶽所挺九德純備三業宰相輔國以忠昔朕初載受道帷幄遂階成勳以陟大猷師範之功既昭於內弼亮之勤亦著于外雖受茅土未答厥勳哲人既沒將誰諮度朕甚悼焉今使左中郎將郭儀持節追贈特進司空驃騎將軍印綬謚曰文烈侯賜字子獻篤志於學閑居教授不應州郡之命辟梁冀府非其好也因謝病去舉高弟稍遷越騎校尉光祿大夫靈帝初與劉寬張濟侍講子華德殿初張角等誑耀百姓天下惑之襁負至者數十萬

人賜時居司徒謂劉陶曰聞張角等黨輩熾盛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驚動醜類遂成反亂今欲切勅刺史二千石採別流民咸遣護送各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乃誅其渠帥可不勞衆而定何如陶曰此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賜衆上書言之會賜去位事留中後帝徙南宮閱故事得賜所上奏及講時注籍乃感悟遂下詔曰大司馬楊賜敦德允元中受恭懿親以尚書侍講累評張角始謀禍疊未彰賜陳便宜欲緩誅夷令德既光嘉謀怛然詩不云乎無德不報無言不讎故褒城君孔霸故太尉黃瓊侍講先帝並宜受茅土之封賜上言曰臣

前與故太尉劉寬司徒張濟並被侍講俱受三事張角謀亂又共陳便宜而獨蒙師傅之澤茅土之祚而寬濟不蒙雲雨之潤乞減賜戶以封寬濟上雖不聽嘉其至誠乃封寬為遂鄉侯濟子根為蔡陽侯賜子彪忠厚有孝行復纂其家業光祿勳許相為司空十一月張溫董卓擊張約破之約走金城是歲於後園造萬金堂以為私藏門司農金錢繒帛積之於中又還河間置田業起第觀上本侯家居貧即位常曰桓帝不能作家曾無私錢故為私藏復寄小黃門常侍家錢至數千萬由是中官專朝奢僭無度各起第宅擬則宮室上嘗登永安樂侯臺黃門常侍惡其登高

望見居處樓殿乃使左右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自是之後遂不敢復登臺榭

三年春二月太尉張延久病罷庚戌大赦天下三月車騎將軍張溫爲太尉夏五月壬辰晦日有蝕之詔公卿舉直言

四年春正月己卯大赦天下二月滎陽盜賊起三月河南尹何苗擊破之以苗爲車騎將軍封濟陽侯夏狄道人王國反自黃巾之後盜賊羣起殺刺史二千石者往往而是夏四月太尉張溫以寇賊未平罷司徒崔烈爲太尉五月司空許相爲司徒光祿勳丁宮爲司空秋九月大長秋趙忠爲車騎將軍執金吾甄

舉爲太僕因謂忠曰傅南容有古人之節前在軍有功不封天下失望今將軍當其任宜進賢理枉以副衆望忠納其言遣弟延齋書致殷勤曰南容少答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變正色拒之曰遇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變豈無功而求私賞哉遂不答其書忠愈恨變然憚其高明不敢害出爲漢陽太守冬十月零陵盜賊寇長沙太守孫堅討破之封堅爲烏程侯十一月太尉崔烈久病罷大司農曹嵩爲太尉是歲漁陽人張純反初發幽州烏桓以討涼州故中山相張純請將之不聽使涿令公孫瓚純忿不得將因說故太山太守張舉曰烏桓數被徵發死亡略

盡今不堪命皆願作亂國家作事如此漢祚衰亡之
徵天下反覆率豎子故若英雄起則莫能禦吾今欲
率烏桓奉子爲君何如舉曰漢祚終訖故當有待之
者吾安可以若是純曰王者網漏鹿走則智多者得
之子勿憂也遂共率烏桓作亂故人喜悅歸純日十
餘萬

五年春正月丁酉大赦天下太尉曹嵩罷二月有星
孛於紫宮三月少府樊陵爲太尉夏五月涼州刺史
耿鄙擊王國敗績初鄙合六郡兵將欲討國漢陽太
守傅燮諫之曰使君統政日淺民未知化孔子曰不
教民戰是謂棄之今率不教之民越大隴之危賊聞
大軍將至必萬人同心其鋒難當也萬一內變悔何
及也不若息軍養德明賞罰以教民戰賊得寬容必
爲我怯羣惡爭勢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民討離
隙之賊其功可立今不爲萬全之福而就危敗之禍
不爲使君取也鄙不從臨陣前鋒果敗鄙爲別駕所
害國遂圍漢陽太守傅燮時北胡騎數千在城外皆
叩頭流涕欲令燮棄郡歸鄉里燮子幹進曰國家昏
亂賢人斥逐大人以正不容於朝今天下以叛兵不
足以守鄉里羌胡被大人恩者欲令棄郡而歸願大
人計之徐歸鄉里率賢士大夫子弟而輔之言未終
燮歎曰汝知吾必死邪蓋聖達節次守節且殷紂之

暴伯夷之不食周粟而死仲尼以爲賢今朝廷不甚
殷紂吾德不及伯夷吾何行之乎王國使故酒泉太
守黃衍說癡曰天下事已可知矣先起者上有霸王
之業下成伊呂之勲天下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爲
吾屬師乎癡按劍叱之曰若非國家剖符之臣邪求
利焉逃其難且諸侯死社稷者正也遂麾左右出戰
臨陣而死上甚悼惜之策謚曰壯節侯癡字南容北
地靈州人身長八尺嚴恪有志操威容性剛直履正
不爲權貴改節六月丙寅風大起折木太尉樊陵策
罷射聲校尉馬日磾爲太尉秋八月置西園三軍及
典軍助軍以小黃門蹇碩爲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
索紹爲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洪爲下軍校尉議郎
曹操爲典軍校尉初黃巾起上留心戎事碩壯健有
武略故親任之使爲元帥典護諸將大將軍已下皆
令屬焉九月司徒許相策免司空丁宮爲司徒光祿
勲劉弘爲司空特進董卓爲驃騎將軍已未詔曰頃
選舉失所多非其人儒法雜揉學道浸微處士荀爽
陳紀鄭玄韓融李膺耽道樂古志行高潔清貧隱約
爲衆所歸其以爽等各補博士皆不至融字元長潁
川人博學不爲章句皆究通其義屢徵聘皆不起晚
乃拜河南尹時鴻臚太僕卿年七十餘弟兄同居閨
庭怡怡至于沒齒也楷字公超河南人以至孝稱棲

遲山澤學無不貫徵聘皆不就除平陵令視事三日復棄官隱居學者隨之所在城市華陰南土遂有公超市頻煩策命就拜光祿大夫固疾不起乃命河南弘農致玄纁束帛欲必致之楷終不屈

袁宏曰布衣韋帶白首不仕者有矣結髮纓冠老而不退者有矣此二途者古今之所同也久而安之故無中立之地焉語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往而不反則能執意入而不出失之遠矣古之爲士將以兼政可則進不可則止量分受官分極則身退矣故於仕與不仕之間有止足焉不仕則枯槁矣遂仕則負累矣若仕能止者在於可否之間不同心乎是時大將軍何進多辟海內名士以爲已佐鄭玄稱疾不到州郡迫脅不得已玄幅巾詣進進設几杖之禮一宿而退莫知其所初申屠蟠隱於梁碭之間免於黨人之禍亦爲進所辟逾年不至進恨之欲脅以威刑使同郡黃忠與蟠書曰大將軍幕府初开辟海內並延英俊雖有高名盛德不獲異遇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設几杖之坐引領東望日夜以冀彌秋歷冬經邁二載深拒以疾無惠然之顧重令爰中郎昭暢殷勤至于再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執益固將軍於是憮然失望而有媿色自以德薄深用咎悔僕竊論之先生高則有餘智則不

足當今西戎作亂師旅在外軍國異容動有刑憲今
潁川荀爽輿病在道北郡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羈
牽者哉知時不可佚豫也且昔人之隱雖遭其時猶
放聲絕迹巢棲茹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
歌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典籍襲衣裳行與昔人
謬而欲蹈其迹擬其事不亦難乎僕願先生優游俯
仰貴處可否之間孔氏可師何必首陽備託臭味庶
同休戚是以假飛書以喻左右蟠不答其書亦無懼
色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同縣大女侯玉爲父報讎
殺夫之從母兄姑怒執玉送吏時縣令梁配將斷其
獄蟠年十五自精舍詣縣奏記曰伏聞大女侯玉爲

父報讎獄鞠以法不勝感悼已情敢陳所聞昔太原
周黨感春秋之義辭師復讎當時論者猶高其節況
玉女弱內無同生之謀外無交游之助直推父子之
情手刃莫大之讎當時聞之人無勇怯莫不張膽增
氣輕身重義攘臂高談稱羨其美今聞玉幽執牢檻
罪名已定皆心低意阻惆悵悲歎蟠以玉之節義歷
代未有足以感無耻之孫激忍辱之子若其在昔尚
當旌閭表墓以顯後嗣況事在清聽不加以義於是
縣令具以狀聞得減死一等蟠學無常師博覽無不
通初在太學濟陰王子居病困臨卒託蟠致喪蟠即
自負其尸遂致濟陰道遇司隸從事嘉蟠志義愍其

負重爲封過所傳蟠不受投地而去舉有司公車徵諸所聘禮皆不就董卓初徵天下賢雋皆起家登寧相蟠得徵書時人皆勸之行蟠笑而不答居無何而王室大亂蟠年七十餘以壽終十月甲子上觀耀兵於平樂觀先是望氣者以爲京師當有大兵流血兩宮或說何進曰太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以示四方進以爲然乃言於上太發兵講武於平樂觀下天子親擐甲胄臨軍三匝旣罷以兵屬大將軍進初漢陽太守蓋勳著績西州知耿鄙之必敗也自免歸家於是徵爲武都太守詔大將軍何進上軍校尉蹇碩爲勳祖道京師榮之未至武都徵爲討虜校尉上問勳

曰天下何以反勳對曰幸臣子弟擾之使然時碩子弟尤甚天子顧而問碩碩不能對帝又謂勳曰吾以陳師於平樂觀多出中藏以餌戰士何如勳曰臣聞昔者先王耀德而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陣於近不足昭果毅祇足以瀆威武耳帝曰善恨見卿晚羣臣初無是言也勳與劉虞表紹等並典禁軍勳謂虞紹曰吾見上上甚聰明但擁於左右耳勇力誅嬖幸然後徵拔英俊以興漢室功遂身退豈不快邪虞紹亦有宿謀因共相結未發而司隸校尉張溫舉勳爲京兆尹帝方倚勳欲親近之而碩等心憚並勸帝從溫議遂拜京兆尹小黃門高望皇子愛之辯臣也因

碩屬望子於勲欲以爲孝廉勲不肯或謂勲曰皇子副主也望其保也碩帝之寵臣也三怨成府豈可救也勲曰選賢所以報國也非賢不舉雖死可悔乎是時王國衆十餘萬三輔震勲自請發兵萬人分屯三輔每有密事帝呼詔問勲勲雖身在外甚見信重乃著琴詩十二章奏之帝善焉數加賞賜十二月左將軍皇甫嵩前將軍董卓屯右扶風討王國

六年春正月王國攻陳倉董卓將救之謂王甫嵩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復何疑哉嵩曰不然善用兵者全軍爲上破軍次之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上兵伐謀故見

可而進知難而退故速戰爲下是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在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陳倉雖小城守備固非九地之陷也國兵雖攻我所不拔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不從國圍陳倉八十餘日城中堅守竟不能拔賊衆疲弊果自解去嵩欲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追今我追國是追歸衆迫窮寇也因獸猶鬪蠶蠶有毒況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

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墮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鬪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使卓爲殿嵩自與國戰大破斬之由是卓恨嵩陰與嵩有隙徵卓爲少府卓不肯就上書輒行前將軍事旣而以卓爲并州牧以兵屬皇甫嵩卓又上書請將兵之官嵩從子遷諫嵩曰本朝失政能安危定傾者惟大人與卓耳今怨隙已結二人不俱存先人之言兵家所重卓被詔當放兵而諷將士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彼度京師政亂故敢躡蹑此懷姦也二者刑所不赦卓兇虐無親將士不附公爲元帥仗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姦凶此桓文之舉也嵩曰專命亦罪也不如顯奏使朝廷裁之

天子以責讓卓不受詔選五千騎將自河津渡上軍校尉蹇碩惡大將軍進兵強欲進在外因而間之乃與常侍通謀說上使進征邊章韓約帝從之賜進戎車百乘虎賁斧鉞進亦知其謀請中軍校尉袁紹東發徐充兵以稽其行三月巳丑光祿劉虞爲司馬領幽州牧張純虞使公孫瓚擊純大戰破之純客王政斬純首降封虞爲襄贛侯瓚爲都亭侯並鎮北邊夏四月太尉馬日磾罷丙午朔日有蝕之丙辰帝崩于嘉德殿時蹇碩在省中欲誅大將軍何進使人迎進欲與計事進即駕往司馬潘隱出迎進因而逆之進馳去屯百郡邸稱疾不入戊午皇子辯即帝位太后

臨朝大赦天下封皇弟協爲渤海王初帝數失皇子何太后生皇子辯養於史道人家故號爲史侯王貴人生皇子協養於董太后宮號爲董侯初大臣請立太子辯輕佻無威儀不可以爲宗廟主然何后有寵大將軍進權重故久而不決帝將崩屬協於上軍校尉蹇碩協疏幼少在喪哀感百官見者爲之感慟壬戌詔曰朕以眇身君王海內夙夜憂懼靡知所濟夫天地人道其用在三必須輔佐以昭其功後將軍袁隗德量寬重奕世忠恪今以隗爲太傅錄尚書事朕且諒闇委成羣后各率其職稱朕意焉上軍校尉蹇碩以帝輕佻不德二舅好修虛名無股肱之才懼不能安社稷也欲誅進等立渤海王與常侍趙忠史典書曰大將軍兄弟秉國威權欲與天下黨人共誅內官以碩有兵尚且沈吟觀其旨趣必先誅碩次及諸君今欲除私讐以輔公家是時上新崩大行在前殿左右悲哀念在送終碩雖用有謀策其事未可知也忠典以碩書告大將軍進進誘諸常侍共誅碩或曰碩先帝所置所嘗倚仗不可誅中常侍郭肱與進同郡素養育進子弟遇之曰進我所成就豈有異乎可卒聽之庚午上軍校尉蹇碩下獄誅兵皆屬進中軍校尉袁紹說進曰黃門常侍秉權日久永樂太后與之通謀禍將至矣將軍宜立大計爲天下除患於是

進紹謀共圖中官進厚遇紹及虎賁中郎將術因以招引天下奇士陳紀荀攸何顥等上同腹心初驃騎將軍董重與大將軍何進權勢相害中官協重以爲黨助永樂亦欲與政事何后不聽永樂后怒曰汝怙大將軍邪勅驃騎斷大將軍頭如反手耳何后聞之以告進五月進與三公奏故事蕃后不同居京師請永樂宮還太國於是驃騎將軍董重下獄死永樂后怖暴崩衆以爲何后殺之紹復說進曰前竇氏之敗但坐語言漏泄以五營兵士故也五營皆畏中官而竇后反用之兵皆叛走自取破滅今將軍既有元舅之尊二府並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之士樂盡死力事在掌握天贊之時也功著名顯垂之後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進言之太后太后曰中官領禁兵自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對共事乎進承太后意但欲誅其放縱者紹以中官近至尊今不廢滅後益大患初進寒賤依諸中官得貴幸內嘗感之而外好大名復欲從紹等計久不能決太后母舞陽君及弟車騎將軍苗謂進曰始從南陽來依內宮以致富貴國家亦不容易深思之覆水不可收悔常在後進入復言於太后曰大將軍專欲誅左右以擅朝權太后疑焉紹聞之懼復說進曰形勢已露將軍何不早決事久變生復爲竇

氏矣於是進以紹爲司隸校尉王允爲河南尹乃召武猛都尉丁原并州刺史董卓將兵向京師以脅太后尚書盧植以爲誅中官不足外徵兵且董卓凶悍而有精兵必不可制進不從原將數千人寇河內燒官府及居人以誅中官爲言太后猶未寤六月辛酉葬孝陵皇帝于文陵秋七月徙渤海王協爲陳留王董卓到澠池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幸乘寵汨亂海內昔趙鞅興晉陽之用以逐君側之惡以鳴鐘鼓以如洛陽進謂諸黃門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今董卓欲至諸君何不各就國於是黃門各就里舍是時進謀頗泄諸黃門皆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姊也讓叩頭向子婦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惟受恩累世今當離宮殿情懷戀戀願一復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且不恨讓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八月庚寅太白犯心星戊辰大將軍何進白太后將決其事謀欲盡誅諸常侍選三署郎補其處中常侍張讓段珪相謂曰大將軍常稱疾不臨喪葬今忽入省此意何爲竇氏意復起邪使侍者聽之冥聞進言出坐省戶下讓謂進曰天下憤憤亦非獨我曹也又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我曹泣涕救解各出家財且千萬共爲禮和悅上意但欲託門戶於卿耳今

卿云何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卿言省內濁穢公卿已下忠清爲誰乎於是尚方監渠穆拔劍斬進珪讓僞詔以故太尉樊陵爲司隸校尉故司空許相爲河南尹尚書得詔疑焉請大將軍出議之中黃門以進首與尚書曰何進謀反以伏誅進部曲將吳匡將兵在外聞進被誅欲將兵入宮門閉虎賁中郎將袁術燒南宮青瑣門欲以迫出珪等珪等不出持太后天子陳留王幸北宮崇德殿苗聞進死陳兵朱雀闕下進苗素不相友善進死匡恐爲苗所害乃言曰大將軍欲誅諸常侍車騎不欲今大將軍死車騎在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吏士能爲大將軍復讎也進遇吏兵素有恩皆涕泣曰願致死匡乃啜血爲誓引兵攻苗戰於闕下兵破斬苗首於是司隸校尉袁紹斬僞司隸校尉樊陵河南尹許相勒兵捕諸中官無少長皆誅之死者二千餘人引兵入宮珪等迫急復將天子陳留王夜至小平津六璽不自隨是時宮中亂百官無從者惟河南部掾閔貢將十餘人從會尚書盧植至按劍責珪珪等涕泣謝罪又追兵至珪等白上曰臣等死天下大亂矣乃自投于河辛未帝還宮公卿百姓迎於道并州牧董卓適至聞帝在外單騎迎于北芒上卓與帝言不能對與陳留王言及禍亂之事卓以王賢有廢立之意是日幸崇德殿大赦

天下得六璽失傳國璽武猛都尉丁原將河內救何氏拜執金吾何進兄弟既死其部曲無所屬皆歸卓卓使原部曲司馬呂布盡并其衆京師兵權惟卓爲盛先是進遣騎都尉太山鮑信募兵亦適至信謂紹曰卓擁強兵有異志今不早圖將爲所制及初至疲勞襲之可擒也紹畏卓不敢發信遂還鄉里六月雨至于九月乃止卓諷有司以久雨免司徒丁宮司空劉弘卓代爲司徒假節鉞虎賁西卓謂司隸校尉袁紹曰人主宜立賢明天下豈有常每念靈帝使人憤毒今當立董侯不知能勝史侯否爲當且爾劉氏種不足復遺紹曰今上未有不善害於天下若明公

違禮任意廢嫡立庶四海恐不從明公議也卓叱紹曰豎子天下事豈不在我我欲爲之誰敢不從紹橫刀長揖曰天下健者豈唯董公既出遂奔冀州卓以廢帝議示太傅袁隗隗報如議九月甲戌卓大會羣臣于崇德殿卓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爲治也今皇帝闇弱不可奉宗廟爲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立陳留王何如公卿已下皆惶恐不敢對盧植按尚書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桐宮又昌邑王立二十七日罪過千條是以霍光廢之今上富於春秋行未有失此前事之比也卓大怒欲誅植議郎彭伯諫曰盧尚書海內大儒天下之望也今先害之恐

天下震怖卓乃止是日卓脅太后與羣臣廢帝為弘農王讀策太后流涕羣臣莫敢言丁宮曰天禍漢室喪亂弘多昔祭仲廢忽立突春秋善之今大臣量宜為社稷計誠合天心請稱萬歲太傅袁隗解帝璽綬立陳留王為皇帝年九歲太后遷于永安宮

袁宏曰丁宮可謂非人矣以為雖遇伊尹之事猶將涕泣而從之而況陵虐其君而助讚其惡夫仁義者人心之所有也濃薄不同故有至與不至焉當其至者在君親之難若身首之相衛也其不至者猶有兒女之愛焉無情於斯者不得豫夫人倫矣盧植稱病而退從近關出卓遣人殺之不及隱於上谷數年後

疾卒植字子幹涿人也師事扶風馬融與北海鄭玄友善所學不守章句皆研精其旨身長八尺二寸剛毅多大節常喟然有濟世之志不苟合取容言論切直不好文辭飲酒至一石而不亂融妃后家絲竹歌舞者不絕於前植侍坐數年目未嘗一眴融以是尤敬異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不應州郡之命建寧中徵為博士補九江廬江太守為政務在清淨弘大體而已病去官徵拜議郎與蔡邕楊彪等並在東觀補續漢紀植將終勅其子歛其單衣葬以土穴其子從之丙子太后何氏崩董卓殺之也乙酉司空董卓為太尉丙申太中大夫楊彪為司空豫州牧黃琬為司

徒冬十一月乙巳葬靈思何皇后白波賊寇河東十月太尉董卓爲相國爵卓母爲池陽君司徒黃琬爲太尉司空楊彪爲司徒光祿勳荀爽爲司空卓雖無道而外以禮賢爲名黃琬荀爽之舉從民望也又任侍中周芝城門校尉伍瓊沙汰穢惡顯拔幽滯於是豫州潁川張咨爲南陽太守東平張邈爲陳留太守初卓將兵東也京兆尹蓋勳曰貪人敗類京師其必有變乃爲之備及卓廢帝勳與卓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人猶寒心足下小醜何以堪之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慎哉卓得書甚憚之時皇甫嵩尚三萬餘人在扶風勳乃密語嵩欲討卓卓亦深忌勳使人安喻之因徵勳爲議郎

卷之五十五

大...

...

人...

...



卷之二